



上帝在夜空行走，所以有光；上帝在光中行走，所以有美；上帝在美中行走，所以有愛；上帝在愛中行走，所以有願望；上帝在願望中行走，所以有明天；上帝在明天中行走，所以有永遠；上帝在永遠中行走，所以有此刻。

2005.9
VOL.4 NO.15

總第十五期



蔚藍色
KY-BLUE



上帝在夜空行走，所以有光；上帝在光中行走，所以有美；上帝在美中行走，所以有愛；上帝在愛中行走，所以有願望；上帝在願望中行走，所以有明天；上帝在明天中行走，所以有永遠；上帝在永遠中行走，所以有此刻。

2005.9
101 6

封面

上帝在夜空行走，所以有光；上帝在光中行走，所以有美；上帝在美中行走，所以有愛；上帝在愛中行走，所以有願望；上帝在願望中行走，所以有明天；上帝在明天中行走，所以有永遠；上帝在永遠中行走，所以有此刻。

——寧子

蔚藍色 文藝季刊 (總第十五期)

出版者:蔚藍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電話: (310) 328-9581

傳真: (310) 328-3239

電子郵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長\主編:寧子

執行編輯:寧子

責任校對:麗娜

藝術整體設計:北京旺忘望設計有限公司

行政\財務:邁克·臥恩

對外推廣委員會總執行:

(美國) 祝健\理言(英語聯系人)

(加拿大) 加拿大恩福協會

編委會:子川,莊國歐,張海燕,高偉川,旺忘望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 4 No. 15 September 2005

Published by Sky Blue C. 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Tel: (310) 328-9581

Fax: (310) 328-3239

E-mail: 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 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 W. W. Wang Design Co.

For information:

U. S. A.:

Leanne Luo (English)

Tel: (215) 885-8136

E-mail: leanneluo@juno.com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cp.org

ISSN 1538-8492

寧靜海

與幸福接觸 · · · · · 寧子 2

與神和解

喜悅的看田者 · · · · · 華姿 4

心情風鈴

那么,遺忘是對的 · · · · · 寧子 14

大地之窗

窗臺上的面包 · · · · · 摩羅 16

共通的人性 · · · · · 摩羅 17

生命之歌

一個父親的札記(五) · · · · · 周國平 18

苦難記憶

終究難平的歉然—苦難記憶(六) · · · · · 劉小楓 26

時間風景

他和我 · · · · · 北村 28

詩人是神的器皿 · · · · · 齊宏偉 29

在時間的塔上

晚年的帕斯(外一首) · · · · · 王家新 30

車站 · · · · · 安琪 31

裏面的燈

大衛與石頭(外一篇) · · · · · 魯仁 32

天國的藝術 · · · · · 米開朗基羅 33

哲學與真理

上帝存在的必要性 · · · · · Dr. RC司普羅著/王兆豐節譯 34

尋夢者

生命的雲翳(節選一) · · · · · 寧子 38

果實裏的陽光

想治療美國的醫生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弗理斯特 · · · · · 劉良淑 42

上帝的禮物

——德蘭修女傳(一) · · · · · 華姿 46

稿約

· · · · · 56

封面文/封底文

· · · · · 寧子

與幸福接觸 > > 寧子

我們沿着石級下來，花蔓已經爬上了柵欄，空氣裏彌漫着若隱若現的草香。瀟瀟和我并肩走着，流螢在我們腳邊忽閃，蟋蟀在灌叢裏此起彼伏地吟唱，夜色真好。瀟瀟的手插在我的臂彎裏，我可以感覺得到她輕微而均勻的呼吸。

夏天將盡，秋後瀟瀟就該上高中了。再過幾秋，她就該上大學了。暑假裏這些夜晚，我常和瀟瀟一起散步。她是個既羞怯，又帶了些冒險傾向的孩子，很詩意，很敏銳，却一點都不張揚。我喜歡和她一起在夜色中踏着石級走過這條小路，路旁有高高的棕櫚樹，當月光從樹梢上傾瀉下來的時候，柵欄後面的燈也亮了。瀟瀟喜歡這條路，她不多話，但我知道，在這樣寧靜的夜晚，和她一起在星空下漫步，和她一起揀拾一些隨興而至的話題，甚至，和她一起傾聽流水滾下石級的錚琮聲，是一件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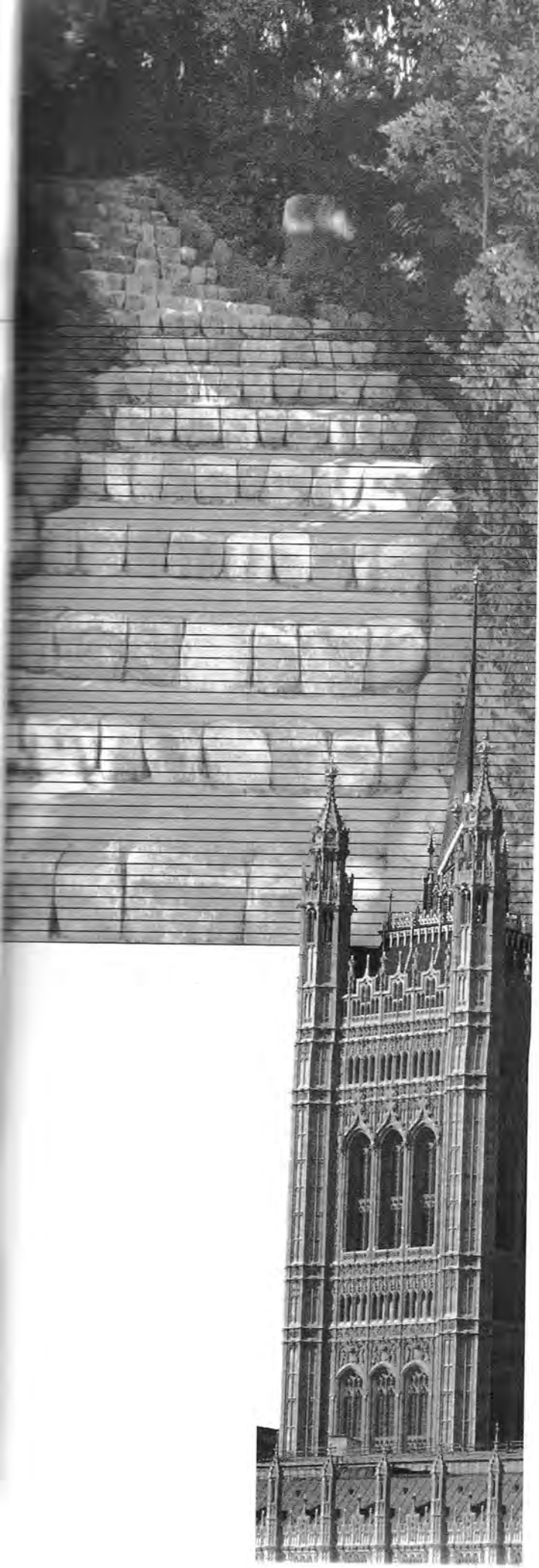
當我和瀟瀟一起走過這些夜晚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得到一種安祥的滿足，我相信，這種滿足不會僅在今夜停留……

有一天，瀟瀟會走得很遠（除了上帝，誰能定我們的腳步呢？），將有許多的月夜，她會在我今夜的深夢都够不到的地方散步，那時候陪伴在她身側的就會是另外的人。

席慕蓉說：

“悲愁的來源并不是因為幸福的易逝，而是因為，在幸福臨近的時候沒有能覺察。”





我輕握着瀟瀟的手，瀟瀟好象也感覺到了什麼，她仰望着星空，輕輕地說：

“那晚的月亮真好，在陽臺上，媽媽和諾兒一起看月亮，你們都光着腳呢！”

“哦？”

“諾兒本來在哭，後來，媽媽就抱她到陽臺上看月亮。那天，媽媽真美，特別是抱諾兒看月亮的時候，我覺得媽媽真美……”

我微笑起來，我已經忘了陽臺上那個看月亮的夜晚——但它已在瀟瀟的生命中存留，這讓我感動。我忘了對瀟瀟說了些什麼，但朦朧記得那種和她一起與幸福接觸的感覺：

上帝在夜空行走，所以有光；
上帝在光中行走，所以有美；
上帝在美中行走，所以有愛；
上帝在愛中行走，所以有願望；
上帝在願望中行走，所以有明天；
上帝在明天中行走，所以有永遠；
上帝在永遠中行走，所以有此刻。

而此刻，就是我們能夠接觸到的幸福！✝

后記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瀟瀟還在念中學，等到我想要發表的時候，她已經快大學畢業了。歲月雖然匆忙，幸福卻依舊從容，每當瀟瀟從學校回來休假的時候，我們至少會抽一兩個夜晚一起到同一條小路上散步，路旁的棕櫚已經長高，流水滾下石級的鈴琮還似從前，瀟瀟依然習慣於把手插在我的臂彎裏，幸福依然在此刻與我們接觸。



喜悅的

看田者

▽
▽
▽
華姿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却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

——馬太福音 13:31

在應該快樂的地方哭泣，也是一種罪。因為這哭泣表明了一種抱怨，一種貪心。

我去看田

黃昏到了，天氣涼下來了，我學着父親生前的樣子去看田。父親在尚能走動的時候，常常拄着拐杖，邊下臺坡邊跟母親說：

“我去看田，我去看田。”

父親邊看邊走，走走停停。有時候，他會在一塊田邊停留很久。他眯着眼睛，默默地注視那片莊稼，從近處慢慢看到遠處。一只麻雀貼着莊稼葉子飛過去了，又一只麻雀貼着莊稼葉子飛過去了。田野上的事情，總是能讓父親一下子就歡喜起來。春天，他去看田野上的麥子。夏天，他去看田野上的棉花。到了秋冬，他去看那種收割後的荒涼，以及北風從空曠的田野上刮過的那種蒼茫。

對於一個熱愛土地的人來說，田野就是他的聖



地。我總是想，一個熱愛土地的人，與一個熱愛其它事物的人是不一樣的。土地滋生萬物，却從不居功，更不據為己有。一個土地的熱愛者，必然終生保持他的質樸、善良、寧靜、謙卑以及他對人的基本信任。他滿足於種植的喜悅，豐收之後，他走在田野上，反而感到失落和虛空。

我沿着父親生前走過的田埂，往田野的深處走。村子裏，大狗叫了，小狗也開始叫。狗叫着，鷄要上籠了。晚霞在天邊漸漸散去，田野上的樹開始模糊，遠遠看過去，就像一個一個站立的人影子。

棉花開了一朵

母親說，父親有一回看田回來，一走上臺坡就說：

“棉花開了一朵。”

“棉花開了一朵。”母親說父親在講這句話的時候，聲音裏透着無限無限的歡喜。他好像不是從棉花田裏回來，而是從一條喜悅之路上歸來，並得到了意外的賞賜和恩典。

這種喜悅，也許會受到別人的嘲笑。但我却被這種喜悅所震動。我想，這是那些對生命沒有貪欲終生持守寧靜質樸的人才會有的喜悅；這是那些對滋生萬物的土地充滿感恩和贊美的人才會有的喜悅。他是一個窮人，但這種知足感恩的品質，却使他富有。這喜悅，就是那使他富有的黃金。同時，這是那些生活在田野上的人才會有的喜悅。一個從來沒有在田野上生活過的人，是很難分享這種喜悅的。

一粒種子，在秋天被風吹進野地。一整個冬天，種子都在田野的深處冬眠，靜靜地，沒有一絲聲響。春天來了，種子拱破地皮，非常努力地長成一株清新的紅花益母草。到了夏天，紅花益母草開了花，蝴蝶飛來，栖在花上。秋天到來時，這朵花變成了一枚果實。





不久，這枚果實被一只羊，或者一只野兔，吃進肚子裏。最後，萬物蕭瑟的冬天終於來了，這只羊或者這只野兔，要被更凶猛的動物吃掉。但這更凶猛的動物，最終要變成田野上的一抔泥土，被一粒種子和一株草所吃。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田野上，在一年之內，憑藉四季的更替來完成。

如果你不能理解一粒種子在田野上經歷的秋冬春夏，不能理解一個生命的全然完成，你就很難理解田野的那種神秘、美和力量，那個在更高的背景下遠遠高于人的神聖法則。你就更難理解那種只有在田野上才能產生的感恩和喜悅。它散發着陽光的清香，泥土的清香，草木莊稼的清香，河流湖泊的清香，風的清香以及四季的清香。

我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說的是一個記者在寧夏固原山區的一次採訪。記者問一個放羊的孩子：

“放羊爲了什麼？”

孩子說：“娶媳婦。”

記者又問：“娶媳婦干什么？”

孩子說：“生孩子。”

記者再問：“生孩子干什么？”

那孩子答道：“放羊。”

從記者的話語裏看得出來，他對這個孩子充滿了憐憫。因爲在他看來，這個放羊的孩子是愚昧的、無知的，他的生活是沒有喜悅可言的。

我却不這麼想。一個放羊的孩子，他難道就沒有過喜悅？他一直是深懷苦楚的？不，我相信他是有喜悅的，他的喜悅他自己知道，還有創造萬物的主知道。因爲我看到過，一個在田野上自由奔跑的鄉下孩子，比一個整天在教室裏上培优班、興趣班和補習班的城市孩子，不知要快樂多少。

如果你沒有在羊群中生活過，你沒有在靜心中體驗過一座大山的寧靜，沒有在岩石、山脈、河流、樹木、鳥獸環繞的極樂與靜美中沉入過，沒有在宇宙的哪個角落裏，坐看過日出與日落，你就不可能理解一個放牧者在那種天遠地荒的僻靜處，在沒有受到任何文明污染的地方所感到的喜悅。

我真想走到土地的裏面去看看

在我年少的那些年裏，雖然生活是貧窮的，但這并不妨礙我是快樂的。得到一點點，我都會歡喜好幾天。有一年夏天，姐姐把她的一雙舊涼鞋送給我了。那是我第一次穿上涼鞋，我幾乎歡喜了一整個夏天。下雨的午後，我穿着它在禾場上來來回回地走，把那些牛腳窪踩得呱噥呱噥地響。那個夏天，我是多么富有。成年以後我所得到的任何一種，都比那雙舊涼鞋貴重，但我似乎再沒有那麼喜悅過。當然，也就沒有那麼富有過。

我十二歲的時候，第一次吃到蘋果。小哥從蔣湖街上買了一個蘋果回來，他吃了幾口之後，就遞給我吃，我吃了幾口之後，就遞給妹妹吃。盡管小哥在把蘋果遞到我手裏的時候說：“一點都不好吃，像棉花。”但實際上因為這個吃起來像棉花的蘋果，我們擠坐在大門檻上，從上午，一直歡喜到了下午。

我和弟弟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接哥哥姐姐的舊。但有一年夏天，我母親用幾片碎花布給三歲的小弟弟縫了一件新背褂子。吃過夜飯後，全家人





坐在臺坡上的椿樹下乘涼，母親就給小弟弟穿上了那件新背褂子。小弟弟歡喜得在人群裏轉來轉去地跑，一邊跑還一邊喊：“花衣服，花衣服。”

現在，每年到了換季的時候，我都要去商場給我的女兒買新衣服，但她從來就沒有因為一件新衣服而歡天喜地過。

我讀師範的時候，第一次吃到香蕉。有個星期天，我們幾個同學一起上街，買了一串香蕉，但不知道怎麼吃。大家站在街邊的槐樹下，討論該怎麼個吃法，你一言我一語，歡喜得不得了。那種喜悅的心情，是我後來坐在五星級酒店裏吃魚翅龍蝦都沒有的。

我有個小學同學，從小就沒了媽，鞋子總是穿得很破。讀四年級的時候，月亮窪上頭灣的一個新媳婦給他做了一雙鞋。他穿着鞋子在禾場上跑，歡喜得好像要上天似的。第二天早上，他穿着那雙新鞋子，踩着結了冰的路去上學。但到了中午放學的時候，太陽出來了，太陽一曬，路上的冰都化了，滿路都是稀泥巴。他想都沒想，就脫下鞋子跑回了家。天氣很冷，他的雙腳凍得通紅通紅的，但他一句抱怨都沒有。他舉着那雙新鞋子，對他父親說：

“爸，你看，我的新鞋子沒有打濕呢。”





他真的很歡喜。

而現在，我親眼看見我的侄兒，在夏天的河沿上赤足奔跑，他的笑容比秋天的太陽還要燦爛。

一個鄉下孩子的雙足，並不會因為貧窮就失去在田野上樹林裏自由奔跑的稟賦和能力。大人們因為忙于干活而無暇照管他們，他們因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就是他們的快樂之源。為什麼一個鄉下孩子在田野上像剛從柵木上醒來的金雞一樣啼叫？那是因為他快樂。他的快樂在內心生長，比原野上的野生草木還要豐美、茂盛。

其實，衣服穿舊一點，食物吃簡單一點，是不會影響一個孩子的快樂的。要使一個孩子不再歡笑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剝奪他的自由。而有時候，使一個成年人不快樂的原因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內心的那只野獸——貪欲，醒過來了。它像一只吼叫的獅子，在人內心的原野上，遍地游走。即便是藍天之下已有的和現有的一切黃金，都很難使一顆貪婪的靈魂安息片刻。

因此，在應該快樂的地方哭泣，也是一種罪。因為這哭泣表明了一種抱怨，一種貪心。這世上的罪，比較起來，沒有比貪心更大的了。貪是人的痛苦之源。知足者才是真正的富有者。如果沒有上帝的恩澤，人是很容易被貪心的眼淚淹沒掉的。

而喜悅，是上帝所賜的果子，它並不專屬於富人或成功者，這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份品嚐。但那些知足感恩的人，卻更容易品嚐出它的甜美和馨香。

如果喜悅和幸福是生活的終極真理，是上帝之愛的結果，而其他的種種，都是生命的附庸，那麼，一個放羊的孩子，一個田野上的農民，也許比一個終日思想着生命的哲學家，離這個真理——離這枚果子，更近。

因為，無論何時何地，快樂、喜悅、幸福，這些最能體現世界之美和人類之愛的美麗元素，是沒有任何高下之分的。從物質的角度，你也許可以同情那種貧窮，但你沒有資格同情他的喜悅。

他的喜悅，同你的喜悅一樣，都是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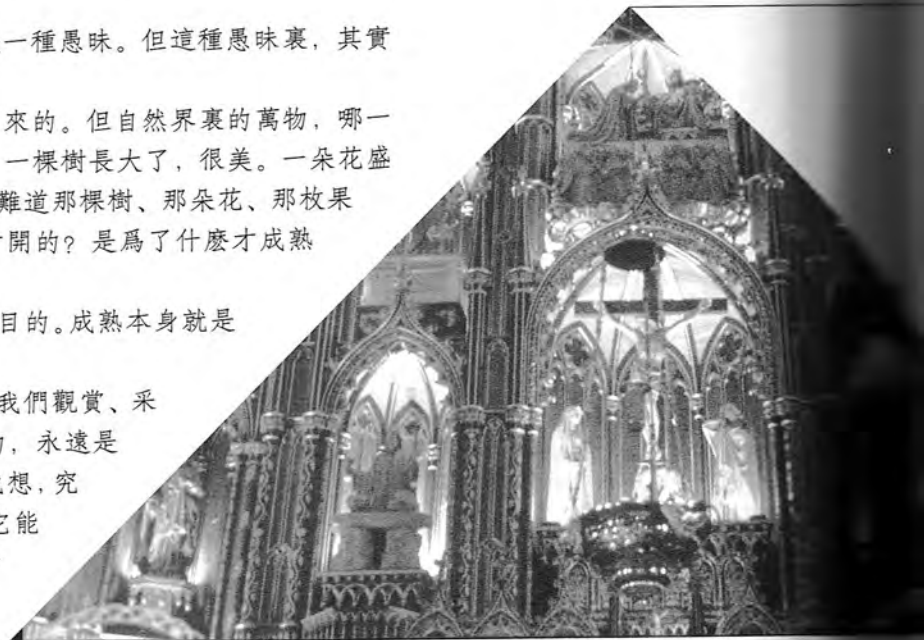
一個做了皇后的女人，心中的痛苦和怨恨也許比一個農婦的還多。一個放羊的孩子，也許比一個知識分子更接近生命的本質，離存在的核心更近。


你聽這個牧童的回答，記者認為是一種愚昧。但這種愚昧裏，其實體現着一種大智。

當然，這種大智是無意識地表現出來的。但自然界裏的萬物，哪一種不是這樣無意識地表現着它們的美？一棵樹長大了，很美。一朵花盛開了，很美。一枚果子成熟了，很美。難道那棵樹、那朵花、那枚果子，是爲了什麼才長的？是爲了什麼才開的？是爲了什麼才成熟的？是有意識的？是有目的的？

生長本身就是目的。盛開本身就是目的。成熟本身就是目的。

它們生長、開花、結實，然後任由我們觀賞、采摘，毫無怨言，不求回報。自然的造物，永遠是這樣的聖潔、崇高、沒有私欲。有時候我想，究竟是什麼東西蘊藏在土地的裏面，使它能永不絕迹地滋生出這樣的純潔之物、甘





美之物？我真想走到土地的裏面去看看。

晚風永遠在吹

天漸漸黑下來，幾只遲歸的鳥，還在田野上低飛，飛得很慢，是一種滑翔，看上去，那幾只鳥就像睡着了一樣。看來，鳥并不只是栖息在樹上的時候，才像在睡眠裏的。

傍晚的墳地，很安靜，但并不使人感到恐怖。原野上的黃昏是一枚熟透的果子，比白晝更飽滿、豐富，比黑夜更晶瑩、透明。它既包含了前者，又孕育了後者。這是一天中最柔和的時刻。

晚風永遠在吹，但它并不管它吹過的地方，是一片荒涼的墳地，還是一個豐美的花園。太陽也是這樣，月亮和星星也是這樣。它們只管照耀，并不管那被照之物，是高貴，還是卑微；是富有，還是貧瘠。

自然滋生萬物但從不據為己有，任萬物自由生長却從不加主宰。對包容萬物的自然來說，天下地上，并不存在偉大和渺小的分別，一座大山和枯樹上最薄的那片葉子，同等重要。這是事實，也是真理。

我走到我祖父的墳前坐了一會兒，天色漸漸暗下來，但我一點都不覺得恐怖。其實恐怖不恐怖，并不是來自於外部情境，而是來自於內心。你的心是安靜的，坐在哪兒都是安靜的；你的心是喜悅的，做什麼都是喜悅的。因為人活着不是靠身體，而是靠心。

陽光也是有香味的

雖然不是冬天，但河裏的水已經很少很少了。我從干了的河床上走到河那邊去，棉花田裏我認識的人，或者認識我的人，喊着我，說：“回來了。”或者我說：“您在忙吶。”

實際上，在我十八歲師範畢業正式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之前，我一直都是這田野上的一個勞動者。而現在，我竟然成了一個看田的人。早上或是傍晚，我往田野上走的時候，母親都會停下手裏的活，問我：“去哪裏？”我就像我父親生前回答母親那樣，說：“我去看田，我去看田。”

我曾經在這田野上做過多少事呵。我從小就是一個勤快的孩子，歡喜做事。



我喜歡在田野上鏟草的那種感覺。我喜歡青草的清香，也喜歡干草的馥郁。經太陽曬過的干草，與青草不同，它有一種陽光的味道。

實際上，陽光也是有香味的，只不過我們的鼻子不夠靈，因而很難聞到。只有憑借太陽曬過的東西，比如麥子、稻穀、干菜、干草等等，我們才能聞到陽光的香味。

時至今日，我離開田野已經很多年了，但我對草的香味仍然非常敏感。一叢長在路邊的草，一定會使我感到喜悅。看到一片草地，我立刻就會產生一種赤足在草上走一走的渴望。

我為什麼那樣喜歡在田野上勞動呢？答案也許只有一個：因為勞動使我快樂。我沉醉其中，當然就不覺得苦和累了。實際上，一上小學，我對讀書的喜歡，就遠遠超過了我對干活的喜歡。一張印了字的紙片，在風中飄來蕩去，我看見了都要撿起來看一看的。

整個大自然都會來祝賀你

夜色更濃了，田野上的人開始收拾農具回家了。我繞了一大圈，又沿着竹林回到了潭口。回了家的人開始開燈、關門、洗鍋、燒火做飯了。幾分鐘後，田野就沉寂了。

夜色籠罩着萬物，使人覺得好像什麼都不曾在這片原野上發生過、存在過，好像什麼都不曾來臨過、出現過，沒有光，沒有聲響。一切都消失在無限中，是那種真正的“萬籟俱寂”。

一個生長在城市的人，如果從來沒有在鄉村的夜裏住過一個晚上，沒有在那裏度過一小時春夏秋冬的生活，沒有在黑夜裏獨自行走，看時光在黑暗的田野上奔馳而過的姿容，其實是無法真正理解什麼叫“萬籟俱寂”的。

因為喜歡田野的緣故，每次回到月亮窪，我都要去看田，就像一個在田野上勞動了一輩子的老農那樣。有時候在早晨，有時候在黃昏。因此，一年之中，總有幾次，我能看到黃金般的田野的早晨和黃昏。與我那些很難有機會和時間走出城市的朋友相比，我覺得我真是一個幸福的人。

這種幸福讓我心裏存滿充足的喜悅。

這喜悅就是我的黃金，是我心中有愛又蒙神愛的一個見證。

我想，如果你能快樂地度過你的每一天，使你的生命像田野上的樹一樣自然、健康，像田野上的花朵和果實一樣芳香、飽滿，那麼，整個大自然都會來祝賀你。甚至，上帝都會來祝賀你。這是真的。

以前，我常常講痛苦，思考痛苦。但現在，我要講喜悅，經常地講喜悅。即便我心懷苦楚時，我也要講喜悅。喜悅是生命的黃金，是生命的光。只有喜悅才



能真正使人富有。人的所需有限，但人的欲望無窮。如果活着沒有喜悅，那麼生命就真正陷在黑暗和貧窮裏了。

感恩讚美能使人喜悅；寬容饒恕能使人喜悅；給予和關心他人能使人喜悅；少怨天尤人，多自我承擔，能使人喜悅；放下心中的仇恨、抱怨，能使人喜悅；停止詛咒，開始祝福，能使人喜悅。我們的身體是上帝的聖殿，我們應該加倍地愛惜它，使它每天都處在一種喜悅的優美狀態裏。

我聽過一個小故事：有一個父親，帶着他的小兒子到朋友家玩。那孩子在玩的時候，把手伸到一個花瓶裏，取不出來了。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很好的花瓶，他們都不忍心打碎它。那個父親就對他的兒子說，把你的手指伸直并攏就能出來了。但那孩子說不行。因為他的手裏有一分錢，他必須握緊他的手。如果他把手指伸直，那一分錢就掉了。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那個孩子。爲了那一分錢的利益，把自己的手和心給捆綁了，使它們不得自由，也不能喜悅。我們使自己成了這個世界的苦役，我們却還不知道。

我們的心其實就是一塊田，你不在那裏種玫瑰，它就會長荊棘。喜悅就是使我們富有的玫瑰，貪欲就是使我們貧窮的荊棘。一個內心被各種貪欲所捆綁的人，他實際上是這個世界的苦役，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一塊田在那裏，如果你不耕種，荊棘就會生長。你去看看這個世界，荊棘已經蔓延到什麼程度了？所以我們要守護我們的心，就像一個勤勉的農民守護他的田那樣，使它只長玫瑰，不長荊棘。

我邊走邊看，邊看邊想。到最後，我的看田，實際上成了一個喜悅的看田者的遐想。✝



那麼，遺忘是對的

> > > 寧子

年輕時，我的身體不是很好，“你怎麼這麼瘦呢？”一位初識的長者問我。“嗯，”我囁嚅着，我怎麼知道呢？我抬眼望着天空，是七月的正午，天上沒有一絲雲彩，連樹蔭下的風都帶着暑熱，我靈機一動，找到了理由：

“因為夏天呢，這不是我的氣候，等到春天就好了。”

“哦？”他笑了起來，“那就讓我們等候春天吧！”

他是個詩人。我讀過他的一些作品，大多忘記了，但這句話却一直留在心裏。後來，許多次遭遇挫折的時候，我就想：

“讓我們等候春天吧！”



雖是詩人式的等候，雖是即興的，情緒的，願望也不深厚，只是盼望春天，只是盼望情況能夠改善一些，但那情緒裏沒有歲月的塵埃，沒有滄桑感，而說話的却是一個有些滄桑的長者，這就很不一樣了——我想，一個有了滄桑，却没有滄桑感的人，他得把心維持得多麼干淨啊。

如果生活能夠把詩人的心處理得那麼干淨——那麼，遺忘就是對的。✚





窗臺上

> > > 摩羅

的面包

王開嶺在他即將出版的隨筆集《激動的舌頭》中，引用了赫爾岑回憶錄所談到的一個風俗。赫爾岑滿懷深情地說，西伯利亞的一些地方，出于對流放者的關懷，形成了這樣的習俗：他們夜間在窗臺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涼飲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間逃走路過這裏，饑寒交迫，又不敢敲門進屋，就可以隨手取食，以度難關。王開嶺接着贊嘆道：“多么偉大的細心！”

前不久讀張宇光《拉薩的月亮》（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才知道拉薩每年過年都有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那就是到街頭布施窮人。窮人成排地站着，衆多布施者拿着零錢一路分過去。書中“我”錢分得差不多了，就專挑看得順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他看着不喜歡的人，就被他跳過去了。這時，“我”的同伴、藏族大學生達娃把“我”拉到一邊，告誡“我”不能這樣有所遺漏，這樣做會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傷害。惟有依順布施，布施完了就結束，才是對的。達娃講完以後，認真地看着“我”，當她確信“我”已明白了她的意思而又沒有因此受到傷害，才放心地繼續布施去了。

我對這一段文字驚嘆不已。我禁不住批曰：“細膩的心靈。心常常因細膩而偉大。”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很少讀到這麼好的文字，因為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粗糙，我們的心靈當然也只會越來越粗糙，越來越自私和冷漠。

西伯利亞人和拉薩人都有這樣偉大的善良。

法國社會也有一個由志願者興起的節日，叫露宿街頭周。這群好事者提倡安居樂業的人們，每年都在那一周到街頭去住宿，以體會無家可歸、長年露宿街頭者的辛酸與困苦，從而激發起偉大的愛心和援救的舉措。所有這些，都體現了社會群體對於落難者和弱者的體貼與關懷。他們不是呵斥弱者、欺凌弱者，而是以最大的善心布施弱者。在奉命整飭市容市貌時，他們也許也有人像中國警察那樣將露宿街頭者趕走，可是社會的另一些成員會主動送上關切。人類心靈尚有溫暖的一角，由此得到了體現。

為什麼細膩本身就常常是偉大的？因為細膩體現了偉大的愛心和善良，體現了內在的良知和尊嚴。

一個人關心別人的處境和尊嚴，必是出于自己內在的尊嚴體驗。所以，在一個徹底喪失了尊嚴的無賴群體之中，幾乎沒有真正的良知和關懷可言。粗糙、冷酷、欺凌、掠奪、踩着別人的頭顱向上爬、為自己的毫毛之利不惜毀滅整個世界，這就是支配中國人的邏輯和信念。我們可以將它簡稱為中國邏輯。



共通 的人性

> > > 摩羅



《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裏·費奧多羅維奇以放蕩聞名于世，其弟阿遼沙却是個恪守清規戒律的虔誠教徒，二人在精神上背道而馳。當德米特裏·費奧多羅維奇向阿遼沙坦陳他內心無可自控的淫邪之念時，阿遼沙漸漸臉紅了。德米特裏以為阿遼沙的臉紅是對他的嘲弄，可是阿遼沙說：“我可并不是因為你的話臉紅的，而是因為我也和你一樣。”接下來他又說：“我們完全是在順着同樣的梯子往上走。我還在最下一層，而你是在上面，大概是第十三層吧。這是我的看法。但不管怎樣我們是一樣的，完全類似的情況。誰只要踏上了最低的一層，就一定會升到最高一層上去的……誰只要能做到，就應該根本不踏上去。”德米特裏問：“你能做到麼？”阿遼沙說：“大概不能。”

在這裏，信仰、選擇、人生道路大異其趣的兄弟倆第一次在人性的橋頭相遇。

人們具有共通的人性，只不過對人性的態度、對人生的理解和選擇各不相同。兄弟倆的不同選擇，為人間生活、為人類的精神空間開闢了不同的可能性。雖然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理想對人性作某種特定的解釋和建構，但很難說哪一種解釋和建構是最符合人性的。✎

一個父親

的札記(五) > >> 周國平

完美的毀滅

世上如果有完美，也只存在于孩子身上。嬰兒是神的作品，尚未遭到人手的塗抹和歲月的剝蝕。而你又是神的作品中的杰作，把爸爸媽媽的優點結合得如此完美。毋寧說，在你身上，爸爸媽媽才第一次有了完美的結合。

如今，不是缺憾，不是美中不足，竟是完美一下子被整個兒毀滅！

建造得如此精美的一座小宮殿，却在建造時就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我明明知道它在那裏，可是竟然沒有任何



Father

人間的力量能够把它取出，阻止它爆炸。

身陷災難的深淵，我已不復理解那些爲自己孩子的小缺陷遺憾的父母們。小病小災簡直是福，是與我無緣的人間喜劇。

最荒謬的死

死是荒謬的，而我所看到的又是世界上最荒謬、最不自然的死——一個健康美麗的嬰兒的預先被宣告的、不可挽救的死。


你的黑眼睛那麼亮，那麼愛看愛笑。可是，死神偏偏在其中築巢，從那裏向周圍編結灰黃色的毒蛛網。

你的嘴唇在睡夢中彈出一個個無意識的微笑，宛若新月下湖面掠過的漣漪。可是，致命的惡浪注定要衝決堤岸，吞沒你的小小的生命之湖。



你的小身體既鮮嫩，又飽滿，噴發出甜柔清新的氣息。可是，不久以後，這一個觸着嗅着都新鮮醉人的小身體竟要歸于塵土。





世人頻頻說着“扼殺在搖籃裏”的比喻，唯有守着空搖籃的父母才知這句話的悲慘含義。

爸爸的日記

從你降生的那天起，我就為你寫日記。我打算在你長大以後，把它送你做最好的禮物。

可是，你永遠讀不到了。

在一篇日記裏，我曾寫道：“爸爸中年有你，等你長大，爸爸就老了。想到在你如花盛開的時候，爸爸要離開你，爸爸怎么舍得呵。”

誰能想到，不是有朝一日爸爸離開你，而是現在你早早地要離開爸爸。

誰能想到，今生今世由我親手送終的第一個親人竟是我的女兒！

然而，我仍然天天為你寫日記，不是給你將來讀，而是給你現在讀。每當我單獨和你在一起並且對你喃喃細語時，你那定定凝視我的眼神使我相信你聽懂了一切。世界必定是有兩個，一個虛假，一個真實。只是在眼前這個虛假的世界裏，我們才會生離死別。那個真實的世界却是永恒的，在那裏我們本是一體，未嘗聚散。我的日記就屬於那個世界，所以，每一個音尚未發出你就已經心領，每一個字尚未寫下你就已經讀懂。

在小河邊

黃昏的時候，我抱着你，穿過街市，去找一條小河。小河裏有魚，有流水。小河邊有風，有晚霞，還有紅花、綠草和低飛的鳥。

行人詫异地望着我，望着一個父親懷抱一個小小的嬰兒，穿過黃昏的街市。

我曾經想，我的女兒，等你稍稍長大，會走路了，我要帶你去小河邊，指給你看魚，看鳥，看花，看草。但你不會有那一天了，所以，讓我們今天就出發。

黃昏的時候，我抱着你，坐在小河邊。夕陽西下，晚風從東邊吹來。我搖着你，給你講小魚和小鳥的故事，你在我懷裏靜靜地睡了。



生活不在別處

世界離我很遠很遠。我眼中只有你，我的孩子。

死亡已經在你的身邊駐扎，無耻地要我把你交給它。我整天抱着你，手酸麻了，汗濕透了，不肯松手。

遠處，生活在照常進行。情人們在親嘴和吵嘴。商人們在發財和破產。政客們在組閣和倒閣。文丐們在歌頌和謾罵。城裏人涌向郊外，把城市的暑熱抖落在山林湖濱的蔭涼裏。可憐的幸運兒們連夜在使館門外排隊等候簽證。

我聽見一個聲音對我說：放下她，到遠處去吧，她身邊只有死亡，生活在別處。

可是，我的孩子，既然你身邊的死亡是真實的，別處的生活豈非全屬虛假？對於我來說，目前唯一真實的生活不在別處，就在你身邊，在死亡和我爭奪你並且終將把我擊敗的地方。我一敗塗地，猶如死了一回，但也因此深入地活了一場。



這一個

好心人勸我：不要悲傷了，過兩年再生一個，就當是這一個。

可是，你已經誕生了。一個生命一經誕生，就是獨一無二、不可代替的了。我甚至不僅僅是在哲學的意義上這麼說的。我不是一個精神上的父親，和你血肉相連是我的最真實的感覺。對於我來說，以後還有沒有孩子仍然是一件比較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你，我要的就是這一個。真實的愛是非常經驗的，以對象的存在為前提，我不可能去愛從未存在過的事物。所以，我也不會把從未存在過的事物感受為一種空缺。然而，一旦存在過，愛過，就全然不同了。如果失去你，你留下的空缺將永遠暴露在我心靈的視野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它填補或遮蓋，但你的存在也將因這空缺的無可彌補而繼續無可代替。



不是插曲

他們又安慰我說：事過之后，回頭看，這只是一個插曲。

然而，我知道，一個事件是插曲還是完整的樂章，並不取決於它所佔據的時間。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往往是短暫的，最震撼心靈的事件多半帶有突發的性質。心路歷程不服從歲月流逝的節奏，它有時會彎曲、纏繞、打結。誰能計算心靈刻痕的深度和記憶的長度呢？

我也不想用成敗來衡量一個生命事件的價值，為了減輕痛苦而故意貶低一個不幸經歷的重要性。我寧願把它的痛苦和它的價值一起接受下來，預先拒絕遺忘，絕不放棄我的寶貴收穫。

命運之感

陌生的街市，我坐在街沿上，你在我的懷裏。神色各異的行人從我們身旁走過，為各自的目標奔忙，無暇注意我們。我的臉湊近你的臉，湊得很近很近。你微皺着眉，顯露酷似困惑和悲傷的眼神。你的稚嫩的容顏在我眼前纖毫畢露，稚嫩得令我心驚，使我幾乎沒有勇氣帶你繼續流浪。

和你單獨在一起時，我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命運之感。在茫茫宇宙間，如何會有我，如何會有你，你如何會是我的女兒？我的全部歲月隱入暗處，屏息凝望我和你的相遇。當媽媽也在場時，我感到的更多是一個家庭的悲歡。獨自面對你，我便好像獨自面對命運，心裏彌漫着生離死別的哀愁。

可是，當我對你說話時，你總是解意似地望着我。我不禁想，我的女兒，你來這世上匆匆一行，莫非是為認一認爸爸，為那永恒的相聚未雨綢繆？

樂園

夜已深，我用虔誠的步伐為你催眠，你終於在我的懷裏安睡了。可是，我的腳步仍然停不下來。莫非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旅程？

城市和歷史漸漸在背後消隱，四周一片寂靜，只有你的呼吸聲和我的腳步聲合着同一個節奏，均勻而單調地重複着。

現在，我的腳步自己停住了。

一個父親雙手托着他的病危的女兒，兀立在無人的荒野上。

這裏沒有時間，沒有生命，所以也沒有死亡。這裏是我們的樂園。

一顆淚珠掉在你的臉上，綻開一朵睡蓮，你在夢中甜甜地笑了。

愛不怕徒勞也決不徒勞

在可怕的發作之後，你奇迹般地康復了。我知道，這只是假象，病魔仍在勢不可擋地悄然前進。但是，你又一次爆發出的歡快笑聲決不是假象，它證明你仍然熱愛生命並且有能力享受生命。

有人勸我，既然你必死無疑，不如讓你早日解脫，何必在你身上徒勞地耗費精力和感情。

我不是不知道，一切希望都已破滅，你只是在捱日子而已。可是，在這個世界上，又有誰不是在捱日子？我們人人注定要死，但我們並不因此對自己失去耐心，為什麼我却要對你失去耐心呢？有一千條理由讓你早走，只有一條理由把你挽留，這條理由勝過那一千條理由，它就是我對你的愛。





徒勞嗎？愛不怕徒勞。

我不是不知道，和你相處愈久，愛你就愈深，最后的離別也就愈痛苦。可是，在這個世界上，相愛的人們豈非都是終有一別？既然我們并不因此拒絕分離前的厮守，為什麼我却要舍弃和你的歡聚呢？這是死神身邊的歡聚，因而彌足寶貴，一分一秒都將永遠珍藏在我的心裏。死神終將把你奪走，但奪不走你留給我的這愛的贈禮。

徒勞嗎？愛决不徒勞。

永恒的女兒

你讓我做了一回父親。太短暫了，我剛剛上癮，你就要走了。你只讓我做了片刻的父親。

可是，你在我身上喚醒的海洋一般深廣的父愛將永遠存在，被寂寞的天空所籠罩，轟響着永無休止的呼喚你的濤音。

在男人的一切角色中，父親最富人性。其余種種角色，包括兒子、丈夫、野心家、征服者，面對父親角色都不由自主地露出愧色，壓低嗓門說話。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一旦做了父親，就不能不永遠是父親了。

你净化了我看女人的眼光。你使我明白，女人都曾是女兒，總是女兒。愈是愛我的女人，我愈是要這樣看她。

然而，別的女兒遲早會身兼其他角色，做妻子和母親，你却僅僅是女兒，永遠是女兒。你是一個永恒的女兒。

我的永恒的女兒，你讓我做了永恒的父親。

生命的得失

我問自己：

一個嬰兒剛出生就夭折了，他究竟一無所失，還是失去了他應該享有的漫長的一生？

一個老人壽終正寢了，他究竟失去了他曾經享有的漫長的一生，還是一無所失？

我問自己：

生命的得失究竟如何衡量？壽命的長短究竟有何意義？

我對自己說：

生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因此無論什麼年齡的死都是不可計算和比較的，都是一個完整的生命的喪失。(未完待續) †



> > 劉小楓

终究难平的歉然

—— 苦難記憶 (六)

歌德的一位摯友策爾特(Zelter)不幸失去了年幼的獨子，悲痛萬分。歌德寫信用不朽(Unsterblichkeit)的概念來安慰他。然而，歌德自己也馬上感到，這種表白過於昧然單薄了。

的確，當記起奧斯維辛的無數死難者，憶起在種種人爲制造的苦難中死去的無辜者的亡靈，我無法不惘然失語，難寫安慰之言。即使是苦難記憶也不能使活的人感到安然，真正的“終究意難平”……我還活着，他們却死了，而且那麼年輕，比我年輕……

小的時候，我看《冰山上的來客》，有句話一直不懂：中尉把古蘭丹姆救出來，自己却中了黑槍，臨死前，古蘭丹姆對中尉說：

“記住我，我叫古蘭丹姆。”

活着的人竟然懇求死者記住他，難道不是很荒唐的要求嗎？

現在我懂了，讓活着的人記住死者，對活着的人來說，仍是一種奢侈，面對無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對生命總是虧欠的，我只有懇請無辜的死者記住我。因為。他們活着，永遠活着，而我是將死的。我屬於他們，所以懇請他們記住我。

不管在奧斯維辛，還是在蘇比波，如今遍地鋪滿了鮮花，還有為死難者塑的各種雕像。儘管中國離那裏很遠，我還是想能有一天去那裏，獻上幾束中國的鮮花。因為我記得許多無辜死者至今無葬身之地，更沒有鮮花，沒有墓志銘，我只得把鮮花帶去奧斯維辛……（全文完）✝





和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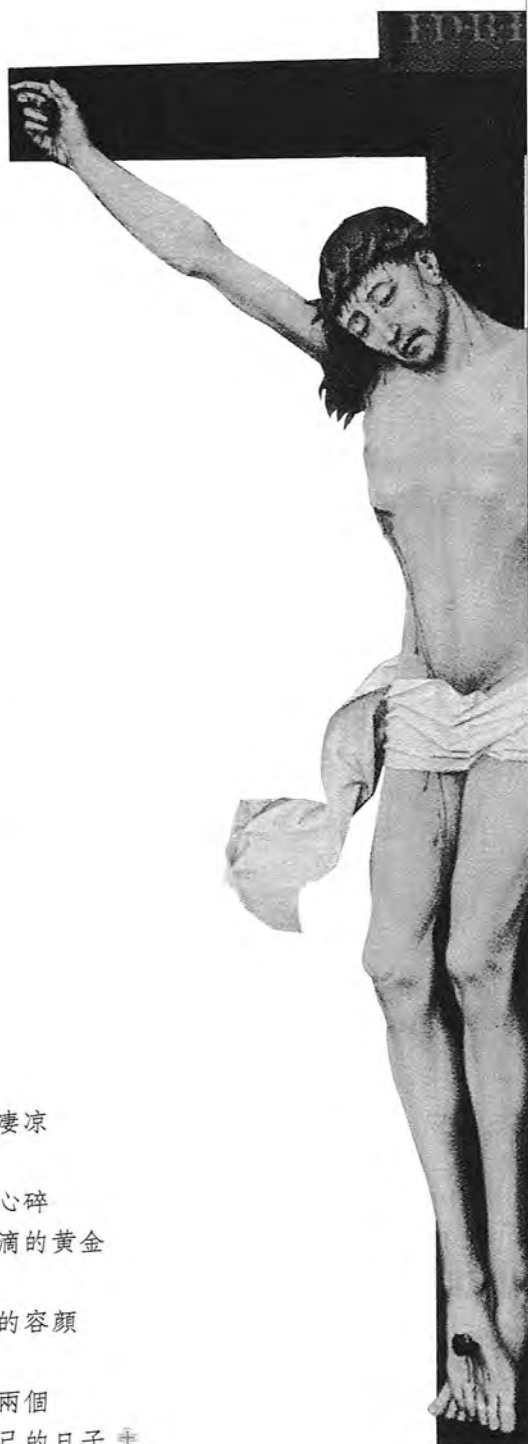
北
村

他比在上面時更清瘦
更接近我心的模樣
他象是在讓我明白
憔悴，苦楚，汗如雨下
甚至內心的波動

所有苦難都和這一次有關
需要一次真正的泅渡
我走過他的脊背時
聽到了他的聲音

他不沉重也不淒涼
只是痛苦
寂靜中我突然心碎
看見他滿臉下滴的黃金

我伸手撫摸他的容顏
象大千世界
只剩下了我們兩個
彼此忘記了自己的日子 十



詩人是神的器皿

> > 齊宏偉

詩歌首先必須是詩歌而不是別的什麼。不能爲了信仰、思想或學說就把詩歌當成工具，也不能爲了私人感情就把詩歌當成橋梁。不否認會有宣言、書信或發泄成了詩歌，但不過碰巧有了詩意而已。

詩人不能隨便寫詩，否則詩就成了自娛或娛人之術。

詩歌首先要有詩意其次才可談論技巧。卡夫卡說分娩是不需要技巧的，因爲那是一種痛苦。詩人寫詩很痛苦。

有人寫了一生的詩却不是詩人，詩人可能一生也沒有寫詩。

詩歌是一種生存狀態的真實流露，沒有真誠，沒有真實也就無所謂詩。

詩人隨時面對永恒的狀況或永恒匱乏的狀況。詩人決心自食，或在長長黑夜裏哭泣，或感恩贊美在明媚的陽光下歌唱，或被埋葬于大地，或贊美大地。

詩人只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

衆人都沉睡的時候詩人醒着。在城市的樓宇間詩人發現青稞和白鴿，讓青稞成爲青稞讓白鴿成爲白鴿，在衆人都睡去的夜裏詩人醒着。

向詩人致敬因爲在貧乏的時代他們呵護人們心靈。他們守望著麥田在暮色蒼蒼時，他們回到元始他們不是進化論者，他們貧窮着自己好給人芬芳、豐富和美麗。向詩人致敬因爲他們告訴我們精神和關乎神聖的事。

詩歌有翅膀在世俗的天外飛翔。

一個沒有詩人的民族是可憐的。一個有了詩人卻不會欣賞的民族是可悲的。

讓詩人成爲詩人，我們成爲我們。讓神成爲神，我們成爲我們。詩人不是神，詩人是神的器皿，盛給我們清潔的水、清潔的芬芳和清潔的感動，在黯淡寒冷的時代讓我們呵護我們的詩人，讓我們聆聽他們的歌唱。

若詩人是你，你也不要推辭，詩人是神的選召。或許每個人都該從神聖泉源汲水唱歌。

爲什麼要成爲詩人？

爲了做人。✠



晚年的 帕斯

(外一首)

> > 王家新

那火仍在燒
在黑暗中燒
燒焦了從他詩中起飛的群鳥的翅膀
燒掉了一個人的前生
燒掉了多年來的負擔
也燒掉了虛無和灰燼本身
人生的虛妄、愛欲
和未了的雄心
都在一場晚年的火中劈啪作響
那救火的人
仍在嗆人的黑暗中呼喊
如影子一般跑動

現在他自由了
像從一場漫長的拷打中解脫出來
他重又在巴黎的街頭坐下
落葉在腳下無聲地翻卷
而他的額頭，被一道更遙遠的光照亮



滾鐵環的孩子

——簡單的自傳

我現在寫詩
而我早年的樂趣是滾鐵環
一個人，在放學的路上
在金色的夕光中
把鐵環從半山坡上使勁往上推
然後看着它搖搖晃晃地滾下來
用手猛地接住

再使勁往山上趕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

如今我已寫詩多年
那個男孩仍在滾動他的鐵環
他仍在那面山坡上推
他仍在無聲地喊
他的後背上已長出了翅膀
而我在寫作中停了下來
也許，我在等待——
那只閃閃發亮的鐵環從山上
一路跌落到深不見底的山穀裏時
濺起的無窮回音？

我在等待那一聲最深的哭喊 卅



車站

> > > 安琪

這是一座陌生車站
我停留下來
只是爲了你
轟響的列車忽然遠去
帶走了忘在車上的行李

鼓起所有勇氣面對
我不知
該不該把這份孤單獻給你
冰涼的櫺窗淹沒
我的惶惑在你的瞳子裏

走與走不出的
永遠是自己
忘與忘不了的
永遠是回憶

是否我等到一個承諾
你在你不在的地方等我

當下班車來的時候
軌木在迷朦的霧雨中漂移
落花淹沒你揮手的樣子
車在行
仿佛瘋狂地囁語——
我好想回去 卅

后記

1993年，大三。把愛情當成美麗家園，却最終發現不過是車站。自私的男女們互相折磨、互相依戀，想分手却缺少勇氣，想邁出却缺少愛。悵然揮手的蒼涼手勢令人黯然銷魂。

石頭與大衛（外一篇） > > > 魯仁

人不過看見一塊被弃的石頭。
米開朗基羅却發現了石頭裏藏着的大衛——
呼之欲出，
栩栩如生。

我們到處看到人之爲人的缺憾。
上帝却珍視那缺憾中人之爲人的高貴靈性——
渴望永恒，向往神聖。✠



在 | 禾 | 場

總有一天，父會把我們收割後放在禾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稗子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那些自以爲是麥子的有好些却是稗子。

那些自以爲是稗子的有好些却是麥子。

父全知道。

時候到了，他不遲延。就像每一個農忙收割的季節，說來就來，說過去也就過去了。

干干净净的禾場上，一切的生，一切的死，都有了切實的結果。

沒什麼能阻擋，沒有人能隱藏。

一切都將赤露敞開，在那坦蕩如砥的禾場上。✠

天國的藝術^①

“我鑿刻雕像，而他是天國自身的藝術……”

——米開朗基羅 詩 240 首

“在你善意的關懷之中，我的缺陷，你填補；我的粗魯，你磨平……”

——米開朗基羅 詩 236 首

“即使我們死去一千年，人們仍能看到，

你是多么美麗；而我，無論多么遲鈍，

當愛你時，遠離了愚蠢。”

——米開朗基羅 詩 239 首 †

注釋：

①標題為編者所加。原詩引自《米開朗基羅詩全集》，鄭仲之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雕塑作品：《大衛》

米開朗基羅（意大利）





上帝存在的必要性

> > Dr. RC 司普羅著 王兆豐節譯

一、認識論的基本前提

我們是怎麼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東西的？我們怎樣才能學習我們要學的東西？我歸納出了四條原則。這四條原則不論是對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都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是認識論的最基本前提：

- 1、不矛盾定理。這是邏輯學的基本定理，這也是科學方法的一半內容。
- 2、因果律。
- 3、感觀認識的可靠程度。
- 4、語言的類推應用。這是人與人之間進行對話的必要前提。

二、不允許沒有原因的後果

在這一系列關於宇宙的辯論裏，我們已經討論過了邏輯學的作用。當我說感觀認識的可靠程度時，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感觀會“欺騙”我們。我們的視力會衰退，我們的聽力也不完美等等。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是會有誤的。不幸的是，我們仍然必須依靠我們的感覺器官。因為我的頭腦與我所生活的世界之間的唯一樞紐是我的身體，這是我與真實的外部世界接觸的唯一途徑。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我今天要來討論的重點是因果律。所有對“宇宙的起源是上帝的創造所致”這個觀點的批評，最終都回到下列的兩者之一中去：

1、量子物理學的測不准定理；2、對因果律的哲學批判。

這種哲學觀點所仰賴的就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休謨。休謨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把英國的帝國主義變成了絕對的懷疑一切主義。他的這套理論喚醒了沉睡在教條主義之中的康德，使他起來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哲學理論。

休謨的理論中最鼓勵人心的核心部分要算是他的因果律理論。
他的基本理論是：

“對於因果關係，我們從來就沒有直接的認識能力。我們以為我們有這種能力。”我們一直在找事件發生的背後原因。我們觀察周圍的世界，比方說，常識告訴我們，天下雨了，草地濕了。我們的假設是什麼？我們的結論是什麼？草地濕了的原因是因為下雨。因為下雨之前，草地沒有濕，下雨之後濕了，雨本身也是濕的。這再簡單不過，誰都能得出這個結論。但休謨說：“你等一下，我們的肉體



看上去好像是如此。但是，這裏可能有許多不可見的因素，我們認識不到的原因。”

他說，我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種習慣上的關係。因為我們看多了，就習以為常了。我們習慣性地認為晚上就是睡覺的時間。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太陽總是早上出來。我們不知道明天早上太陽是否會升起，但我們認為會的，因為太多太多的經驗告訴我們會的。其實我們並不能很有把握地確定。我們不知道背後的原因。我們所能看見的，不過就是一種習慣性的關係。

習慣性的關係就是指一個事件接着另一個事件的發生而發生，或者一種行為跟隨在另一種行為之後。在許多情況下，往往能預測到。休謨用來表明這種關係的著名例子是撞球（桌球）遊戲。讓我們來看一下撞球遊戲，看看能不能找出什麼名堂來。撞球遊戲是用白球將其它球撞入袋中。你手裏的工具是撞杆。我做出一連串動作，推動撞杆、撞擊白球。當我撞擊白球時，發生了什麼事？白球開始在桌面上滾動，撞上我所想要吃的那只球，那只球就開始朝着袋子的方向滾動。假如它入袋，我就得分了。所有這一切的事都是在一種我們認為是因果關係的情況下發生的。休謨說，你所看到的是一個人拿起撞杆，此人與杆子在移動，你看到杆子撞到白球上，你看到白球動了起來，看到白球撞上又一個球，它開始滾動，落入袋中。于是你就做出假設說，我們造成了這一切的發生。我們怎麼知道，上帝沒有在永恒之中早就預定好了，在這一刻我會推擊撞杆，他會使白球滾動？我們怎麼知道，

桌子底下沒有個魔鬼在白球開始滾動之後，使那只想要吃的球開始移動？我們怎麼知道就一定是那只白球使這只球滾動的？這些問題聽上去絕對是荒唐可笑的。有時候，哲學家們看上去的確是荒唐可笑的，但休謨是在做嚴肅的分析。這是對知識、對科學有着至關重要意義的分析。因為，在科學上，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原因。我們所說的是關於一切現實存在，宇宙萬物的原因，因此這是非常嚴肅的事。休謨說，我們不能認識直接的原因。我們看到的不過是一種習慣性的關係，一種一連串事情發生的關係。我們不能洞察事件之間的聯系，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一連串的事件而已。他所說的是，我們是在運用自己假設的因果關係。這也是科學家們從古希臘時就開始，一直在運用的因果關係的概念。有人因此而下結論說，休謨對因果律的深入分析，對人的認識能力所持的懷疑已經駁倒了因果律的原則，以至我們可以以今天先進的科學手段來宣告，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事情可以無原無故地發生，物體可以無原無故地出現。這是休謨在哲學上所證明的。他們引證休謨為的是要證明他們關於機會、偶然和無有的觀點。記不記得休謨關於機會的評論？休謨說：“機會”不過就是我們對真正原因一無所知的代名詞。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休謨的一些觀點常常被人忽視了。休謨並沒有毀掉因果律！休謨並沒有廢除因果關係的原理。休謨並沒有否認事情的發生是有原因的。他所說的不過是，我們不知道在某個特點時間的那個特殊原因。這是一種懷疑觀點。但是，若有人在此之上來個“量子躍遷”，跨出一大步說，可以有後果而不必有原因，那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前面我說過，我曾與人合作寫過一本《經典護教學》的書。一份學術雜誌對此作過評論。那位

寫書評的哲學家給我寫了一封信，稱贊了一番。他也出版了他的書評。他提出了唯一的一條批評，他這樣說：“司普羅的問題是，他不允許有任何沒有原因的後果。”我給他回了封信，感謝他對我的那些贊語。但我也對他坦承地說，“你說的完全對，司普羅決不允許有沒有原因的後果。”我說，“你提到這點的時候是以一種批評的口吻說的，可我覺得不允許沒有原因的後果是一種高尚，一種正直。假如你能從現實中，從歷史上找出一個沒有原因的後果，那麼我就一定公開認錯。”

後來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他的回應。我毫不懷疑，我不會再收到了。這位聰明過人，才華橫溢的哲學家睡大覺去了。因為他知道，沒有原因的後果是不存在的！無原無固發生的事是沒有的！因為“後果”（或“效果”）這個詞的定義就是由在其之先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因果律指出，每一個後果必定有其原因。或者每一個原因必導致其相應的後果。我們稱這個定義是經得起分析的，是真實的。就如“三角形有三條邊”，或“單身漢是未結婚的人”這些聲明一樣真實，沒有加進什麼新花樣來。因果律就是不矛盾定理。因為，後果之所以為後果是因為有一個原因存在，假如某種原因存在，它就會產生後果；它若沒有產生後果，就不能被稱為是原因。某樣東西若不是由任何原因所造成的，就不能稱為是後果，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

三、語言的蒙蔽

然而事情又不是這麼簡單。今天，有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在運用語言上却讓人產生混亂、困惑。比如，我可以舉二十世紀英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為例。

羅素寫過一本叫《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的書。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裏面對基督教信仰提出了一些重大挑戰。在書的開始，他回憶了自己年輕時候的經歷。他說：“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假設認為上帝是存在的，看看大自然，就能作出結論，沒有一個永恒的原因是不會有這一切的。”十八歲那年，他讀了穆勒（注：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經濟家、功利主義者）的一篇文章。文章對上帝是宇宙間一切事情的第一原因這個概念提出了挑戰。穆勒這樣說：“假如每件事都必須有原因的話，那麼上帝自己也必須有原因。無論造成上帝的原因是什麼，這原因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後來，羅素自己宣稱說：“假如萬事都有原因的話，那麼上帝也必須有原因。假如任何事情可以不需要原因的話，那麼這個世界也就可以是上帝。”我對羅素的這種思維方式、這種邏輯推理是怎麼看的？記不得，我們曾經討論過，對論點、論據，我們一般不以錯、對，而以是否有理、是否令人信服來評論。我問大家一下，羅素的論點、論據是否有理？是否令人信服？

對了，答案是有理的，是令人信服的。



這是一個有理的論點、論據。假如“萬事必有原因”是真的，那麼上帝也就必有原因，對嗎？他接着說，“假如任何事情可以不需要有原因的話，那麼這個世界也就可以是上帝”，這第二個論點是令人懷疑的。但他的第一個論點，我同意。但問題是，因果律並沒有說“萬事必有原因”，沒有一條定律或原則說“萬事必有原因”。定律是：**每一個後果，必定有其原因！**因為，要使某樣東西成為後果，成為存在，就必須有原因，但這並不意味着今天所有的東西都是後果。自我創造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但自我存在則不是。基督教所堅持的是，神是永恒的存在，他是自有永有的，不是後果，不受條件的限制，不是被造之物，沒有起點，沒有任何東西造成了神的存在，神是永恒的。請問這個概念違反了邏輯學的哪一條定理？一個永恒的、沒有原因的存

在的概念，絲毫也不違反理性。阿奎那（注：十三世紀偉大的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對此進行過很好的描述：“這種位格的存在不僅是可能的，並且從邏輯上說，也是任何其它東西有可能存在的必要條件。”

穆勒修改了因果關係的定理，才得出了他的結論：“假如萬事必有原因，那麼上帝也必有原因”。這就象一個小孩子問的問題：“上帝創造了一切，那麼誰創造了上帝呢？”不，不，不，連上帝都不能創造他自己。連上帝都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種關係下既存在又不存在。假如有過一個時候宇宙裏什麼也未存在過，那麼你就不能自動自發地產生出一個宇宙來，你也不可能自動自發地產生出上帝來！即使是時間也不具備那種神秘的能力可以從無中產生出上帝來。任何事物的存在，要麼是本身就一直存在，要麼是由其它的事物所造成，

除此以外，別無選擇。可穆勒卻說，萬事必有原因。這不是真的。不幸的是，那個很容易受人影響的十八歲青年羅素被這位杰出哲學家的一個謬誤論點所說服，並且在他此後的一生中都堅持這個謬誤觀念。

羅素的第二條聲明說，“假如任何事情可以不需原因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可以是上帝。”我剛才說過，我不會來討論那種關於宇宙是永恒存在的那種觀點。現在我要來和羅素所說的這個聲明來辯論一番。“假如任何事可以不需要原因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可以是上帝。”這是真的嗎？我暫且同意羅素的話。假如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不需要原因的，那麼司普羅也可以是上帝。這裏的問題出在哪裏？司普羅是有起始的，司普羅是有限的，司普羅是有出處的，需要有依靠的，司普羅是受條件限制的，司普羅的身體會變異，司普羅缺乏成為必要性存在的能力！每一種物質都缺乏成為必要性存在的能力！因此，說“那麼這世界也就可以是上帝”不是真的，是站不住腳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在永恒裏就自有永有的、獨立的、其本身不是後果的位格存在。我的朋友們，這些條件缺一不行！唯有這樣的一位存在，才能使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宇宙的一切可見之物存留。†





生命的雲翳（節選一）

> >> 寧子

種子裏的生命①

是深秋的正午，我乘車抵達巴黎郊外一座古舊的修道院，它座落在一片寧靜的山莊附近，周圍是茂密的樹林。秋意正濃，小徑上鋪了厚厚的落葉，太陽從枝桠間直射下來，一片片月牙形的枯葉紛紛落下，風漸猛，落葉旋轉起來，像一群閃亮的羽毛呼呼地向遠方去。我佇足，心仿佛被什麼東西輕輕碰觸，一下子蘇醒了過來，我看到了生命：

每一片飄動的葉子都帶了生命——它們的裏面包裹了種子，就在那淺褐色的葉層裏。風一起，它們就跳動起來，呼呼地往遠方去，生命就這麼一代一代地傳播開來，年復一年，春華秋實，漸漸滿山遍野都有了它們的踪跡……

我深深受了感動。

那座修道院沒有院牆，神父和修女們早就搬下了山，那兒變成了一個基督徒聚會的營地。我去那兒是爲了參加第二屆歐洲華人教牧領袖研討會。

我從林子走回會場。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是一粒種子，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他們帶到不同的地方——我忽然閃過這個念頭，就在這時候，我遇見了她，我





立刻被她的氣質吸引——就像那剛剛去過的那片秋林，雖過了早春，可是依然有美麗的生命跳動着——她是這屆大會的籌劃者之一——Marry Wang，她的中文名字叫王光霞。

接下來的幾天，在會議上我見到了她的大哥王明理，二哥王光啓，小妹王光蔚。他們都是把自己奉獻給上帝的人。

我沒有特別留意他們。

我想尋找“尋夢者”，直覺上，我以爲他們不是我要採訪的人。

可是，會議結束後我去倫敦，恰巧和他們乘同一輛大型旅遊車，在倫敦逗留的幾天，我又恰巧被安排住在王光啓的家。於是，我聽到了這個家庭的故事。

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在巴黎郊外的林子裏看見風把種子往遠處吹的時候，我就這麼想。我朦朧感覺到上帝在我的計劃外把我帶到倫敦，讓我聽到這個沒什麼“尋夢”色彩的故事，他可能要借此對尋夢者說話。

這家兄妹四人都不是尋夢者，他們有一位敬畏上帝





的父親，因此，他們從小就交托了生命的主權。他們沒有選擇，他們是種子，他們只能隨風而去，因為，即使在落葉的日子裏，他們的裏面依然有生命。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他們帶到了海外。現在明理定居澳洲，光啓、光霞和光蔚都定居倫敦。種子落在了遠方，於是，那兒就生長出一片綠蔭……

二

倫敦的天氣不總是那樣陰晦，至少，我在倫敦的日子是晴朗的。

到倫敦的第二天，光啓叔叔開車帶明理伯伯、遠志明和我去看馬克思墓——是遠志明的主意，他說要去向馬克思說再見。

墓園掩藏在一條僻靜的小巷深處，我們的車停在巷口，幽幽的小巷很冷清。我們踏着濕漉漉的殘葉往裏走，到了墓園門口，才發現門上挂着鐵鎖——裏面正在舉行葬禮，開放時間臨時推遲一小時。

站在鐵柵欄外等候的時候，明理伯伯提起一件往事：

1950年，他是山東大學四年級學生，學校裏有一位他極尊敬的軍代表——副校長L.L校長是北大畢業生，1928年入黨，青島解放時他是進駐山東大學的軍代表，擔任校務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教授新民主主義論大課。明理是他喜愛的學生，他向明理宣傳共產黨主義——他知道明理是個基督徒，他盼望明理能夠從信仰耶穌基督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可是，明理却持守自己的信仰不肯改變。

在那個時代，明理的選擇令L校長驚訝，也令他惋惜。

直到1951年初，明理因為不肯改變信仰而離開大陸去了香港。從此，他們一別數十載。

1980年明理回上海，他又見到了老校長，老校長問的第一句話竟是：“明理呀，你還是基督徒嗎？”



明理說：“是的，老師，我還是基督徒。上帝是不會改變的。”

老校長望着這個三十年前不肯改變信仰的學生，百感交集，他說：“我們共產黨改變很大啊！”

那晚，他們談到深夜兩三點。

L校長在胡風事件中受過牽連，“文革”時坐過“牛棚”。

七十年代末才被平反，他的妻子却被整得精神錯亂了。

這對師生，三十年前他們都各自堅定地持守了自己的信仰。三十年後，當這兩個不同信仰者重逢的時候，世界竟有了如此巨大的改變。

明理為老師流淚了。

他給老師講了一個故事：

在香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宋尚節博士在山東傳福音的故事，有一個情節他特別難忘：

“平度縣一位姓L的老太太癱瘓了十八年，宋尚節為她禱告，主耶穌就醫治了她，羅老太太癱瘓了十八年後竟然能夠站起來行走了。她的丈夫原來在郵政部門任高級職務，他看到這個神迹，就辭去工作作了自由傳道人。”

明理說到這裏，稍稍停頓了一下，他注意地望着老師，意味深長地說：

“那本書還特別提到，L老太太有個兒子，當時在北大念書，假期回鄉探親，他親眼看到了這個神迹。宋尚節還送過一本《聖經》給他。”

L校長驚訝地抬起頭來，他沒有想到這個故事流傳到了海外。那位L老太太就是他的母親，他就是那位當年在北大念書的兒子，他確實從宋尚節的手上接受過《聖經》。

上帝給了人自由意志，上帝允許人選擇，當然，人唯一要負的代價是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未完待續）✠

注釋：

①．節選自寧子報告文學集《尋夢者》，臺灣校園出版社1997年出版。





想治療美國的醫生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弗理斯特^①

> > > 劉良淑

提名日前夕

2002年12月22日晚上，威廉·弗理斯特(William Frist)和妻子凱琳(Karyn)驅車到華盛頓的兩河浸信會參加崇拜。聚會將近尾聲，牧師請他們到前面來，并向會眾宣布：

“參議院的共和黨議員今天已向弗理斯特發出邀請，要他考慮接任多數黨領袖，在這個特別時刻，弗理斯特夫婦特別需要力量、鼓勵、智慧，所以請會眾一同為他們禱告。”

弗理斯特夫婦跪在臺前，幾乎所有的會眾都擁到他們身邊，或跪或站，向神懇切呼求。這一幕也曾出現在他前兩次參選參議員的前夕。

第二天，弗理斯特同意接受提名。投票結果，九十八對零通過。這位第二任（一任為六年）的田納西州參議員，成為歷年來資歷最淺、接納度却空前高的多數黨領袖。

杰出的心脏移植專家

從美國數一數二的心脏移植專家轉而成為美國政壇領袖，弗理斯特是美國政壇上史無前例的人物。

1985年，這位曾在普林斯頓、哈佛醫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又在麻州及英國接受專業外科訓練的年輕醫師，被心脏移植之父盛威(Norman Shumway)親自選中，邀他加入史坦福大學的研究團隊。當時心脏移植是很先進的技術，盛威一方面着眼于這項研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一方面逐漸把這項手術標準化。他對醫師的要求非常之高，但同時又富幽默感，常以鼓勵的方式來帶動下屬，並極有耐心，非常注意聆聽直接照顧病患的護理人員的意見。他注重團隊精神，稱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助手”，從不輕視最微小的細節，並且經常提醒醫師，他們的技術在整個成功的手術中只占極小的份量，因為前面已有許多先輩鋪了路。

弗理斯特非常珍惜盛威的教誨。他坦承，在學習的過程中，巨大的學業壓力雖讓人喘不過氣來，却未曾難倒他，但實習的時候，有一次因為過失，讓病人幾乎不治，主治醫師當眾給他難堪，令極少嘗失敗滋味的他很難接受，幾乎想要放棄，還有一次，一位灼傷的女孩在他單獨值班時過世，使他自責不已。然而在盛威的手下，他看見了美好的領袖形象，並且學習面對危機，承擔做決定的責任。他重新感到醫學的研究與他的個性能夠全然融合。

1986年，他受邀回到家鄉，在梵德比(Vanderbilt)大學醫學院執教，並創辦心肺移植中心。1989年，他又與同事協力創辦結合心、腎、骨髓移植手術的梵德比移植中心，並擔任主任，這個醫院的知名度因此而迅速提升。

父親信念的影響下

從小，他的父親湯瑪士·弗理斯特醫生便是他崇敬的對象。通常，這位看重家庭的父親會回家晚餐，在餐桌上和五個孩子親切溝通，樹立他們的人生觀。晚餐後，他又提著陳舊的黑皮包出門，去探視病人。

他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孩子，他的三個孩子都成了醫生。最小的兒子弗理斯特的人生觀受父親的影響尤深。父親臨終前一個月，在兒孫的要求下，寫下了他畢生的信念。這位八十七歲的父親在他的信念裏首先提到的就是信仰：

我相信宗教信仰非常重要。我是在密西西比州米利典長老會的培育下長大的，從三歲到十八歲，我上主日學從未缺席。我相信神和耶穌基督。我唯一的禱告是感謝神所賜給我的一切祝福……我相信宗教的道德要求——就是那條“黃金律”（即：愛人如己，這是主耶穌的吩咐）。

父親在他的最後文字中一再強調家庭的重要，並說明他選擇當醫生，是因為可以幫助人，而他以此為樂，父親鼓勵施與，要兒孫慎選有道德的人共事，並在人生的高潮與低谷中常存盼望。他最後的叮嚀是：

我相信，一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謙卑，善用你的才華，也要運用別人的才華來幫助人。不要求回報……應當有自信，但不要驕傲，總要謙卑。

這樣的謙卑，是因著敬畏神而來。

前參議院牧師奧吉維(Lloyd Ogilvie)指出：弗理斯特明白他只像是河床，讓神的能力流出；他本身不是河水……他知道，一個領袖只要保持敞開、領受的態度，就會得著超自然能力的幫助；他也知道，單靠人的才智是不够的，他表明自己必須倚靠神的幫助……我們討論一件事，倘若超過五分鐘以上，結束時他總會要求做個禱告——他先禱告，我再禱告。

只要沒有公事，弗理斯特經常按時去崇拜，並且參加周四下午參議員的查經班。

從政而未棄醫

弗理斯特雖然從政，却並未“棄醫”。在他參議員辦公室的門牌和桌位上，保留著MD（醫生）頭銜。他的辦公室備有醫用的黑皮包。他視自己的定位為“醫生”，隨時準備幫助有需要的人。

離開醫院轉進參議院，對弗理斯特並不算人生的大轉向。從青少年時期，他就對公眾事務相當感興趣。大學時代，他一方面修習醫學，一方面選修有關政策、經濟等科目，暑假並到華盛頓，在參議員辦公室實習。當時他得到一位資深參議員的勸勉：“倘若二十年後想要進參議院，現在最好先去從事一個行業，然後把那一行的經驗帶進議會。”他接受了這個意見，於是投身在醫學界中。

在他成為全國知名的心臟醫師之後，他仍然感到，醫生助人的圈子有限，而真正能影響多數人的地方，還是華盛頓。他希望推動一些更好的政策，來造福更多的人，於是毅然決定出來競選。最初他



的父親不以爲然，擔心政治圈的黑暗詭詐會傷害他，但是在了解他的志向之後，轉而全力支持他。

1994年，他首次出來競選，目標爲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對手爲已在國會十八年的資深參議員撒塞，他的口號很簡單：政治家總是說個不停，但美國人需要會傾聽的從政者。他跑遍全州各地，聆聽衆人的心聲。結果他以超過二十萬票，一面倒的優勢當選。

在參議院，他成爲外資關係委員會的一員，醫生的信念加上爲全球服務的信念，讓他更向前踏出一步。1998年，他主動聯絡從事救助的“世界醫療使命團”(World Medial Mission)和“撒瑪利亞口袋”(Samaritan Purse)，表示想參加到非洲蘇丹的醫療之旅。整個九十年代，蘇丹北部的回教政府向南部的基督徒宣戰，進行種族屠殺式的攻擊，以致民不聊生。這兩個單位合作，在一個荒廢的學校裏設了醫療站。從此，弗理斯特每一年都將自己兩星期的假期用在蘇丹。他在炎熱的天氣、簡陋的設備中，冒着被襲擊的危險，日以繼夜地爲許多病患進行手術。他說：“我不是以參議員的身份去，而是以醫生的身份。”

九一一之後，參議院收到含炭疽粉末的信，一時間風聲鶴起，人人自危。弗理斯特醫學方面的專才，此時發揮了鑒別、指揮、安慰的功效，成了國會的定心丸。

活出信仰

弗理斯特是個不斷行動的人。醫學實習期間，隔一天便需要二十四小時輪值，使他養成徹夜待命的習慣。後來他進行心脏移植手術，經常半夜接到電話，有人剛過世，可以捐贈器官，他必須立刻奔去取心脏，多半要搭飛機，因爲心脏離開人體後，必須在四小時之內植入另一個身體。分秒必爭已經成了他的行動模式。

他曾向田州的選民承諾，只做兩任參議員，所以一進參議院，稍微適應了環境，他便毫不耽擱，開始推動一些法案。難怪半年之後，他就被點名爲新任議員中的八位明星之一。有人形容他是“一手作磚，一手鋪磚”。第四世紀的教父奧古斯丁曾說：“我們應該隨時隨刻（用生活）傳福音，而如果一切都無效，才用話語來傳。”這句話頗適合作弗理斯特的寫照。

2001年國家祈禱早餐會邀請他發言，他首先描述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心脏移植手術過程。當他將心脏植入，縫合了所有的血管，將溫暖的血液注入之後，整個手術室便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定睛在明亮燈光下的那枚心脏，要辨視它第一絲復生的迹象。倘若兩分鐘之內沒有任何動靜，手術便告失敗。弗理斯特說：“每次到這時刻，我總是默默禱告。這兩分鐘就像永恒一樣長。我們一方面焦急，一方面也存着極大的謙卑。”

他從這樣的經歷裏，歸納出兩個原則：“第一是給予……器官捐贈是……生命的禮物。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告訴我們，‘付出生命’是最寶貴的禮物(5:13)。也要我們的給予是白白的、單純的，出于愛，不求回報(馬太福音6:1-4)……每個人都能給出極寶貴的禮物，關鍵只在有沒有採取行動。我們應當想想，自己有哪些禮物還沒有送出去：對配偶的稱贊、給饑餓者的食物，給患難人的鼓勵。”

“第二是神迹……神迹不單是聖經裏偉大的故事——瞎子看見，瘸子行走，死人復活。神迹乃是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彰顯。作爲移植醫生，我很有神氣，常常親眼看見這樣的事。一塊已不動彈的



肌肉，在凍箱裏存放了三小時，血液的供應完全切斷，飛越好幾州，但放進另一個人的身軀，竟能活過來。醫生只能描述這現象，却無法作出說明……但神知道……在神的幫助下，我們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提供生命，使神迹出現……神真會引導我們的脚步——盡管我們常常並不覺察。”

醫治裂痕的努力

弗理斯特出任多數黨領袖，其實非常偶然。2002年12月，參議院的同僚為特蒙德(Strom Thurmond)百歲慶生，宴會中，當時的多數黨領袖羅特(Lott)發言不當，含種族歧視的影射，不符合共和黨“同情與保守”的取向，旋即引起政壇的反彈，要求他下臺。在物色新領袖的過程中，表現杰出的弗理斯特很快脫穎而出。因為在他的帶領之下，共和黨的“競選委員會”使得該黨在2002年11月的選舉中大獲全勝，在參議院重新取回多數黨的地位。

他在上任後，第一件要務，便是主動向黑人團體示好，彌平上述事件引發的裂痕。他樂意傾聽的努力，不久之後便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弗理斯特第一次以多數黨領袖的身份發言，是在次年一月二十日于紐約舉行的“種族平等大會”中。他說明，這個身份“不是我去謀求的，也不是我當初競選的目的。當然，更沒有人希望那次導致我高升的事件會發生。不過，我內心深處感到，就像我在非洲‘曾經與病患的手一同持手術刀，挖出深埋在肌肉底下的爛瘡’一樣，我的手現在能掌握一個空前的好機會，和許多雙手搭在一起，探索美國靈魂的深處，把對話帶到一個更高、更堅實的層面。或許會出現緊張的局面，但只要容許空氣與陽光進入對話，我相信，我們會看見樂觀的新景象，醫治我們的裂痕。”

這位尋求醫治美國的醫生非常明白，盡管他曾經做過一百五十次以上的心脏移植手術，但能使心脏重新跳動的那一位，並不是他。人們所需要的，是神的作為！✠

(本文原載于《恩福通訊》2005年4月總15期，本刊編者對小標題和文中字句略有修改。主要參考資料：Healing America: The life of Senate Majority Leader William H. Frist, M.D.)

注釋：

①. 弗理斯特是歷年來資歷最淺、接納度却空前高的多數黨領袖，以下是弗理斯特簡介：

出生 1952年2月22日生于田納西州那施維爾(Nashville)

家庭 父親與兩個哥哥皆為醫生

1982與妻子 Karyn 結婚，育有三個男孩

教育 1974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

1978畢業于哈佛醫學院

1979-1985在波士頓麻省綜合醫院及英國 Southampton 綜合醫院接受外科訓練

經歷 1985在史坦福大學醫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和總住院醫師，並研究心脏移植

1986在那施維爾的梵德比

(Vanderbilt)大學醫學院創辦心肺移植中心

1989創立梵德比移植中心

1994當選田州參議員

1999擔任共和黨參議院黨鞭

2000二度高票連任田州參議員

2002年12月23日被選為參議院第十八屆多數黨領袖

信仰 基督教，屬於國家長老教會會員

興趣 駕飛機、長跑、與孩子同去打獵，

到非洲作醫療短宣、寫作

成就 心脏移植手術一百五十余次

出版三本有關醫學的書籍、發表文章百多篇

推動田州恢復駕照捐贈器官的標記

在參議院：推動醫療政策的改善、強化防

範生化恐怖襲擊、增加全球愛滋病經費，

推動“靈活教育”法等。

上帝的禮物(一)

> > 華姿

——德蘭修女傳

寫在前面

我只是窮人的手臂

1979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一個大禮堂裏，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正在進行。在人們熱切的期待中，一位矮小瘦弱的老婦人，激動而安詳地走上了這個令全世界矚目的領獎臺。

禮堂外，是北歐萬裏無雲的冬日晴空，以及白雪皚皚的美麗大地。禮堂內，豪華的大廳裏，坐着挪威國王、挪威皇太子夫婦，他們看上去雍容華貴，氣度非凡，還有各國外交使節，以及盛裝的挪威各界名流。但這位頒獎典禮的主角，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却仍舊穿着那身粗糙的只值一美元的棉布紗麗——在服侍窮人中的窮人時，和在晉見教宗和各國政教領袖時，她的穿着，永遠是同樣的簡樸。

掌聲經久不息。身材高大的和平獎委員會委員長薩涅斯先生，滿面笑容地走過來，彎下腰，恭敬地，將獎牌、獎杯及獎金，一一頒給了她。



她是那樣的瘦小，以致她走上講臺開始受獎演說時，人們努力抬頭，也只能看到她那張蒼老的皺紋縱橫的臉。

但她莊嚴的講話，是那樣質樸，却又那樣美妙，深深地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她說：

事實上，這項榮譽，我個人不配領受，但我願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接受這項獎金。因為我相信：你們是願意借着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也有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權利。

這句“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窮人領獎”的話，很快就通過各種新聞媒介，被迅速地傳到了世界的每一個地方。

據說，她的得獎，沒有任何人反對，每一位評委都對她心悅誠服。而且，她是繼史懷澤博士1952年獲得諾貝

爾和平獎以來，最沒有爭議最令人欣慰的一個得獎者。

美國青少年最崇拜的人

1985年4月，《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在青少年中舉行了一場規模很大的問卷調查，調查的題目只有一個，即：當前世界上你最為崇拜的人物是誰？青少年們選出了九個他們“最為崇拜的人物”。其中六位是娛樂界赫赫有名的頂級明星，一位是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另一位是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有一位就是她。

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美金的資產，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樂意無償地捐錢給她。她的組織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員，組織外還有數不清的追隨者和義工；她與眾多的總統、國王、傳媒巨頭和企業巨子關係友善，並受到他們的敬仰和愛戴……

但是，她住的地方，除了電燈外，唯一的電器是一部電話，還是1994年才安裝的；她沒有秘書，所有信件她都親筆回復。她沒有會客室，她在教堂外的走廊裏接待所有的來訪者。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換洗；她只穿涼鞋，沒有襪子。

當她去世時，人們看到她所擁有的全部個人財產，就是一張耶穌受難像，一雙涼鞋，和三件鑲藍邊的白色粗布紗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待洗，一件已經破損，需要縫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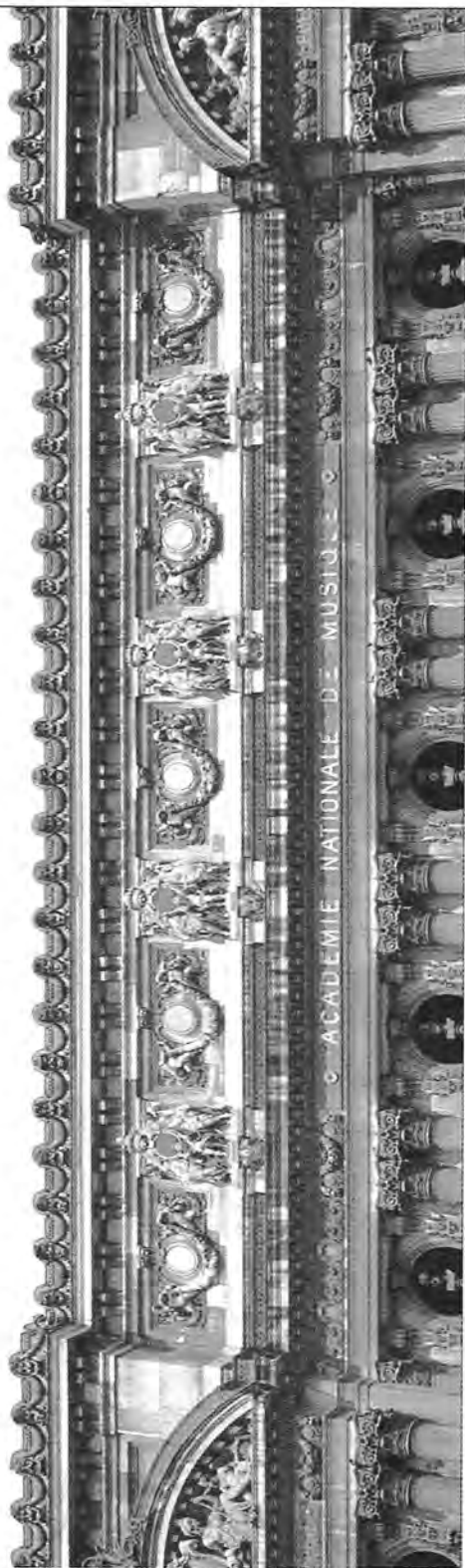
她的一生是一個邀請

有人稱她為修女，有人尊敬地叫她姆姆，或嬷嬷，但我想我們還是叫她姆姆的好。她在1997年去世時已經87歲了，是不是比我們家裏的祖母或外婆還要老一點呢？

有人說，她本身就是一件禮物，一件上帝賞給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禮物。她就像一位先知被派到這個世界上來，告訴我們真正的“福音”是什麼，真正的“愛”是什麼。她更用具體的行動，提醒我們：上帝如何殷切地盼望着我們能夠相互了解，彼此相愛。而我們生來就是要愛人，同時被人所愛的，這就像草要綠花要開一樣。

她帶着愛的光芒在這片有限的大地上





行走，却把無限的愛帶給了他們——那些窮人中的窮人、病人、被遺棄的人、沒人關懷的人、流浪的人、垂死的人，以及那些內心饑餓的人，使他們被那美麗的光芒所溫暖和照亮。她真正用行動活出了上帝的愛，尤其是活出了耶穌基督對貧困者和苦難者的憐憫。

這真是一件非常非常寶貴的禮物，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她。我熱切地希望我們能夠認識她。因為她是一個滿身光明毫無黑暗的人；一個那樣好的好人，那樣善良，那樣仁慈，那樣哀憐那些卑微的苦難的生命。她懷着非凡的愛，却做着最微小的事情，她是一個完全的奉獻者。她深知我們活在一個光明與黑暗并存的世界裏，因而她用整整一生來邀請我們，邀請我們選擇光明。

因此我想，她是我們每個活着的人，都應該有所了解，有所知道的。

第一章

沉默的果實是祈禱，
祈禱的果實是信仰，
信仰的果實是仁愛，
仁愛的果實是服務，
服務的果實是和平。

一位崇拜德蘭姆姆的印度商人，為她寫了上面的這五句話，並印在一些黃色的小卡片上。德蘭姆姆把這些小卡片當作她的事業卡，免費贈送給世界各地的人們。因為這五句話清楚地闡明了她工作的方向，以及她所行走的道路。

這條簡樸的道路，為德蘭姆姆所開闢，任何人都可以效仿和追隨。一個人如果能夠真正地順服於這一道路的本質，生命必然因此更為喜悅，更為和平，並且充滿光明。

在阿爾巴尼亞語裏，**龔莎**就是花朵的意思

馬其頓的京都斯科普裏城，是德蘭姆姆出生和長大的城市，她在那裏度過了快樂而又動蕩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所以，我們有必要去那裏看一看，看那裏是一個怎樣美麗



而又多災多難的地方。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時候，也就是德蘭姆姆出生前不久，斯科普裏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當時它是屬於馬其頓王國的一個小鎮，但土耳其入侵之後就一直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斯科普裏位於巴爾干半島的南部，距離希臘邊境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以歐洲的標準看，那只是一個簡樸的小城。但在許多年裏，塞爾特人、羅馬人和匈牙利人等都曾為爭奪此地而發動戰爭，直到1910年前後，也就是德蘭姆姆出生的時候，這裏才稍為平靜了一些。

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裏又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歐洲火藥庫”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又被意大利和德國占領。二戰結束後，斯科普裏歸屬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直至二十世紀末，馬其頓脫離南聯盟而獨立後，斯科普裏才成為馬其頓的首都。

但是直到今天，那個美麗的地方，仍然為貧窮、混亂和民族矛盾所困擾着。

1910年，持續多年的戰爭終於有了一個停頓，和平開始溫柔地擁抱這個美麗的小城。黃昏的時候，一個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建築營造商滿心歡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叫尼古拉·包雅舒。停戰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月，但營造廠的生意却因此興旺起來。妻子微笑着站在門口迎接他。她叫莊達，是個溫柔而端莊的女性，同時又有着深深的慈愛與信仰。

在當時的斯科普裏，信奉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並不多，甚至可以說很少。在這個被奧斯曼帝國統治達五百年之久的小城裏，清真寺與教堂比肩而立。但尼古拉一家却非常虔誠。

這年的8月27日，尼古拉和莊達的第三個孩子出生了。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但這個小女孩的出世，仍然給這個篤信基督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喜悅。這是上主賞給我們的禮物啊，何其珍貴的禮物。莊達想着更溫柔地把小女兒抱好。她凝視着女兒清澈的棕色眼眸，歡喜地對全家說：“如果你們沒有別的更美妙的想法，那麼，我們就叫她龔莎吧！”

“龔莎，龔莎。”小哥哥和小姐姐輕輕地叫道。

在阿爾巴尼亞語言裏，龔莎就是花朵的意思。

這個在和平的喜悅中來臨的小女孩，就是日後舉世聞名的德蘭姆姆（Mother Teresa）。她的全名是：艾格莉絲·龔莎·



包雅舒 (Agnes Gonxha Bojaxhiu)。也有人把這個名字翻譯成雅妮·龔哈·波雅舒；或者，安格尼斯·貢扎·博亞金；或者，依搦斯·鞏霞·博雅舒。

你有治好貧窮的藥嗎？

小龔莎很快就長大了。當她在街上與別的孩子一起嬉戲玩耍的時候，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她有點多愁善感，但也活潑可愛。她和小城裏的其他孩子一起上一所公立學校，她並不是功課最好的學生，但她喜歡獨立思考，做事腳踏實地，不說空話。這個重要的品質對她日後為窮人中的窮人服務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後我們會看到，德蘭姆姆一生都在反對說空話。

小龔莎的童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混亂時期，但堅強的父母用慈愛給三個孩子築起了一道堅實的屏障，使他們即使在動蕩的戰爭年代，也能生活在陽光般的溫暖與安寧裏。

這種愛，就像一個叫泰戈爾的印度詩人在贊美神的時候所寫過的：讓你的愛像陽光一樣包圍着我，又給我光輝燦爛的自由。小龔莎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愛裏。

其實，我們也是生活在這樣的愛裏。如果我們感覺不到，那一定是心裏的那個“我”長得太大了，以致遮蔽了我們感受愛的能力。

除了上學和玩耍，小龔莎還經常跟隨父母和哥哥姐姐參加教堂的活動——她的全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不過，這在當時和當地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因為整個地區的居民都篤信宗教，教堂或者清真寺，不僅是神修生活的中心，也是社交生活的中心。

小龔莎和姐姐雅加都喜愛音樂，而且她們把這種喜愛毫不保留地獻給了教會——她們兩人都是教堂唱詩班的主要成員。小龔莎因為嗓音清亮，還經常擔任獨唱。當她獨唱的時候，為她伴奏的鋼琴師總是忍不住地贊嘆：“聽啦，可愛的小龔莎，她的歌聲美得像天使一樣。”

不只是在教會裏，就是在朋友聚會的時候，小龔莎美妙的女高音，也總是給大家帶來快樂。因此，即使外出游玩，朋友們也要叮囑小龔莎：“哎，龔莎，別忘了帶上手風琴，或曼陀鈴。”

但是，這個世界並不是處處都像音樂一樣單純和美好的，在那時的斯科普裏，貧窮也是隨時可見，幾乎每天都有窮人上門求乞。因此，母親莊達經常教導三個孩子，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失去愛和慷慨。對於上門求乞的窮人，莊達從不讓他們空手離去。而且在施與的時候，她總是面帶微笑，盡量地親切，生怕他們的自尊受損——畢竟沒有人會喜歡那種被救濟的感覺。

莊達說：“你吃東西時，要時刻準備好與沒有東西吃的人分享你的食物。”

莊達還說：“雖然那些人跟我們沒有血緣關係，雖然他們窮，但他們仍然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莊達不只是說，還親自參加了教會的好幾個善會，除了傳教，還兼做一些為窮人服務的具體事宜。

在母親的影響下，小龔莎很小就開始關注窮人，並且對貧窮非常敏感。有一次，小龔莎和全家一起去教堂，在教堂門口，她看到很多窮人正在排隊等着領取面包，就問尼古拉：“爸爸，你那裏有治好貧窮的藥嗎？”尼古拉除了開建築營造廠，還開了一家藥店，所以小龔莎會這麼問。

尼古拉被女兒的善良所感動，他憐愛地把女兒抱起來，說：“親愛的寶貝，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發現世上有治療貧窮的藥。如果你能發明這種藥，我一定非常高興。”

那時候，小龔莎還沒上小學，是一個學齡前兒童，但成年後的龔莎，也就是我們敬愛的德蘭姆姆，實際上一生都在致力於一件事，那就是治療貧窮。當然，她用的是一種很特殊很特殊的藥，這個藥的名字就叫愛。

幾小時後，父親就去世了

龔莎早年的生活不只是受到教會和母親的影響，也受到其他的影響，比如父親的影響，而且是很大很大的影響。

龔莎的父親尼古拉是一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他經常在家裏舉行一些政治性的集會。在寂靜的深夜，尼古拉和他的同志們在客廳開會，小龔莎在自己的房間裏讀書。無論小龔莎怎樣專心，都依然會被父親和叔伯們激昂的聲音所吸引：“阿爾巴尼亞總有一天會獨立的，我們一定要促其實現！”因此，這雖然是一個篤信上帝的家庭，但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被一種濃厚的政治氣氛而非宗教氣息所籠罩着。

阿爾巴尼亞在中世紀的時候就被土耳其佔了，此後五百年間就一直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在1919年小龔莎九歲的時候，它還被土耳其統治着。

小龔莎很愛她的父親，因此，那些集會等於給她上了一堂深刻的人生課，使她從小就明白，一個人在追求一個目標時，力量和決心是不可或缺的。父親經常對她說：“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對的，就絕不放棄！”

1919年8月的一天夜裏，尼古拉去參加一個政治性的聚餐。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樣子却完全變了，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小龔莎吃驚地叫道：“爸爸，你怎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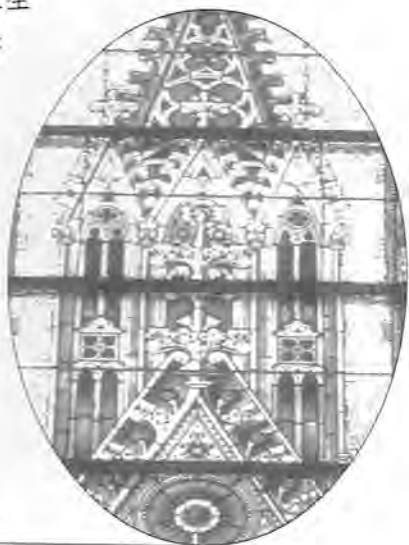
莊達急忙跑過去扶住尼古拉：“尼古拉，發生了什麼事？你生病了嗎？”

姐姐雅加更是驚慌地喊道：“媽，爸爸的嘴巴在出血。”

尼古拉靠在莊達身上，極其虛弱地說：“莊達……我覺得……很不……”

話未說完，他就撲通一聲倒在地上。

莊達立即把尼古拉送往醫院，但當時最高明的醫術也救不了他，幾小時後，他就去世了。醫生悲傷地對莊達說：“我真難過，從他出血的情



形看起來，好像是中毒。”

醫生的話剛一說完，哥哥拉撒就倏地站了起來，他悲憤地喊道：“他是被謀殺的！我知道一定是！有人想壓制他激烈的言論。”

父親的猝死給這個完美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中受衝擊最大的也許就是拉撒。幾年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繼承父親的遺志——為阿爾巴尼亞的獨立而戰。

這一年，小龔莎剛滿九歲，她不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更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從此不再回家。失去父親的痛苦，以及對父親的深刻思念，使小龔莎寫下了一首小詩：

他燃燒的心關愛
妻兒和國家，
如絢麗的玫瑰
墜落于襤褸衣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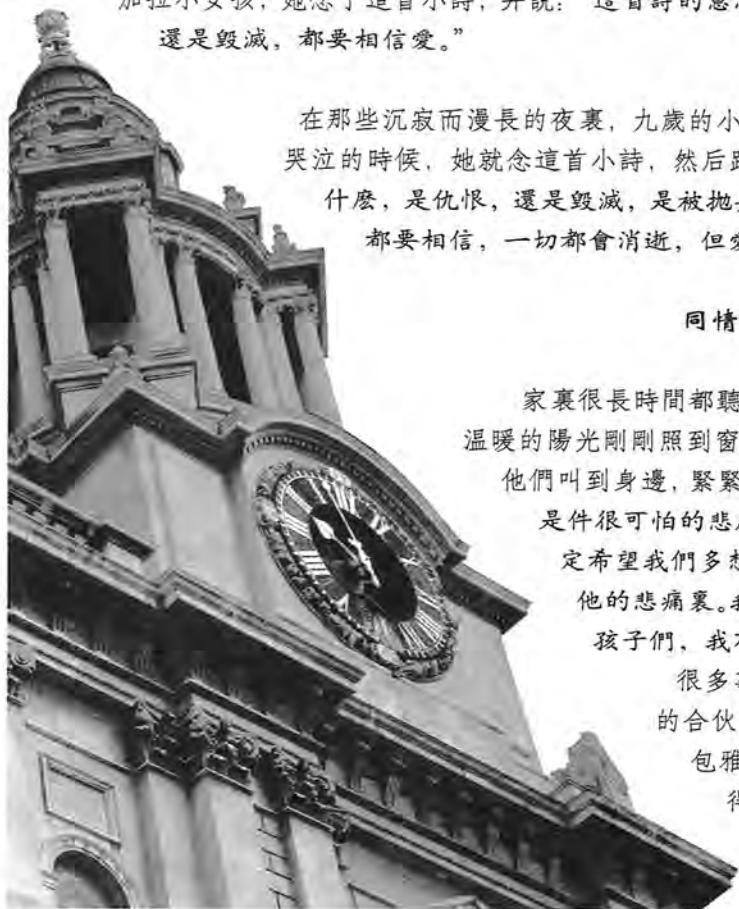
多年以後，當龔莎已經是聖瑪麗中學的特蕾莎校長的時候，為安慰一個深夜不肯入睡的孟加拉小女孩，她念了這首小詩，並說：“這首詩的意思是要人相信愛，不論你看到的是仇恨，還是毀滅，都要相信愛。”

在那些沉寂而漫長的夜裏，九歲的小龔莎常常會因為思念父親而哭泣，當她哭泣的時候，她就念這首小詩，然後跟自己說：“要相信愛，無論你遭遇到了什麼，是仇恨，還是毀滅，是被拋棄，還是被掠奪，無論你遭遇到了什麼，都要相信，一切都會消逝，但愛會留下來。”

同情心具有永恆的價值

家裏很長時間都聽不到孩子們的歌聲和笑聲了。這天早晨，溫暖的陽光剛剛照到窗前，母親莊達就把孩子們喊醒，然後把他們叫到身邊，緊緊地握住他們的手，慈愛而堅定地說：“這是件很可怕的悲劇，可是已經過去了。孩子們，尼古拉一定希望我們多想想未來的日子，而不願我們沉浸在失去他的悲痛裏。我想我們現在更應該想辦法維系這個家，孩子們，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

很多事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尼古拉的合伙人很快就私吞了營造廠的所有資產，使包雅舒一家一下子就沒了經濟來源，他們不得不將尼古拉在生意興旺時購置的家產全部變賣掉。當滿載着各種器具的馬車緩緩離去時，拉撒焦急地喊道：



“媽！”但莊達却平靜地對孩子們說：“別吵了，孩子們，這些東西不過是些身外之物罷了。”

之後不久，除了一個僅有的栖身之處，他們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是一段極度黯淡的日子，對於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來說，簡直就是絕境。可是堅強的莊達·包雅舒和她的孩子們，從未放棄希望，更沒有放棄信仰。在最困難的時候，莊達總是對孩子們說：“天助自助者！我們一定要自助，孩子們，爲了上帝的緣故！”

過了不久，莊達就自己開了一間小店，以出售衣料、手工織毯和刺繡爲主。

完全出乎莊達的意料，小店的生意竟然很快就好了起來。這樣，輟學的小龔莎和哥哥姐姐，又可以繼續上學了。莊達就這樣以她的堅韌和聰慧，保住了這個家，也保住了幾個孩子的前程。如果包雅舒家因爲尼古拉的猝死就此衰敗下去，那麼，在很大的程度上，因此而輟學的小龔莎就很難成爲日後的德蘭姆姆了。這個仁愛一生的慈悲天使，也很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出現了。哦，我們真應該爲此感謝莊達，她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在那段極其艱難的日子裏，小龔莎經常在田裏幫忙。那時的斯科普裏還只是一個小城，相當於現在的一些小鎮。鎮上的居民除了經商，還耕種一些田地，用來貼補家庭的開支。田間艱苦的勞動，不僅培養了小龔莎勇于吃苦的品質，也培養了她面對艱苦時的耐心和韌性，使她日後有足够的力量面對傳教工作中所出現的巨大困難。

因爲莊達的勤勞和聰慧，這個家庭又慢慢興旺起來。莊達的聲望也越來越高，甚至有些紡織廠的老板，也常常來拜訪她，請她就工廠的選料問題發表意見。這個家庭的生活也大致恢復到了尼古拉去世前的光景，但又並不是完全一樣。

尼古拉在世時，因尼古拉的政治立場，這個家裏始終瀰漫着濃濃的政治氣氛。而現在，在莊達的帶領下，宗教氣息開始籠罩這個家庭。過去是談論阿爾巴尼亞的獨立，而現在，則被虔誠的祈禱和美好的善行所取代。

有一天，莊達在街上遇見一位生了腫瘤的女人。但比身體的病痛更使她痛苦的是，她的家人沒有一個願意幫助她，他們甚至把她趕了出來，使她無處栖身。莊達並不認識這個女人，但看見她這個樣子，就深深地憐恤她，同情她。莊達對她說：“那麼，請到我家裏去吧，讓我來照顧你。”說着，就真的把這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帶回了家。“孩子們，我們有客人來了。”進門的時候莊達喊道。這句聽起來平平常常的話，却給了這個女人很大很大的安慰，使她感到，自己雖然如此不堪，却還是被尊重的。

母親的言行就這樣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小龔莎，使她日後成爲德蘭修女后，懂得在爲窮人服務的時候，尊重是不可或缺的，愛是最重要的。窮人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但並不是沒有尊嚴。所以當你爲窮人做一點事情的時候，首先應該讓他感覺到，你並不是在施舍，而是在愛。

多年後，拉撒在回憶母親的時候說：“我懷疑，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幾個人願意這麼做。”

在三個孩子的幫助下，莊達安慰這位可憐的女人，供她吃住，花錢給她治病，并在一些瑣碎麻煩的事情上親自照顧她，直到她終於康復。

離別的時刻到了，女人緊緊地拉住莊達的手，眼裏噙滿淚水，她哽咽着說：“恩人，我該怎麼報答您呢？”而莊達只是簡單地回答道：“什麼也不需要你做，好好保重自己，就是對我最好的報答。”

女人一步一回頭地離去了。小龔莎站在門口，靜靜地目睹了這動人的一幕。如果說小龔莎從父親那兒學到的是堅強和意志，那麼，她從母親身上則發現了另一種人間珍寶：同情心具有永恒的價值。



十二歲時，母親送給她一本書

這年的復活節很快就到了，母親送給小龔莎一本《聖方濟各·亞西西傳》作為復活節的禮物。誰也沒想到，這本書竟然會給龔莎的一生帶來非同一般的影響。

《聖方濟各·亞西西傳》深深地吸引了小龔莎，使她感動萬分，她想：“世界上竟還有人這樣活着。”一天深夜，小龔莎在燈下重讀這本書時，心中突然升起一個熾熱的願望：“我也要像方濟各那樣去生活，我不能只為自己活着，我要為這個世界貢獻一點什麼。”

那是一個春天的夜晚，清朗的月亮寧靜地照耀着斯科普裏美麗的大地，夜風吹拂着，帶來了原野上的草香花香和蟲子的鳴唱。十二歲的小龔莎站在窗前，望着天上明媚的月亮許下了自己的諾言。

《聖方濟各·亞西西傳》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它為什麼會那樣深切地感動小龔莎，並給她的一生帶來極其重大的影響呢？

這是一本記錄修士方濟各事迹的書。方濟各是十二世紀的一位聖徒，他生于意大利的亞西西，是一位富有的呢絨商的兒子。年輕時，方濟各因在戰爭中被俘而患過一場重病，





康復後隨即追隨耶穌基督成為一名修士，專為窮人和病人服務。在那個年代，人們對各種傳染病比如麻瘋病等都極為恐懼，在方濟各之前，已有不少修士為照顧病人獻出了生命，但方濟各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方濟各創建的修會叫“小兄弟會”，是自甘卑微、比任何人都小的意思。

最偉大的意大利詩人但丁也曾經是小兄弟會的成員，但丁在十四世紀初出版了不朽的《神曲》，七百年來，這部巨著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散發着罕見的不可思議的魅力。為了表示對基督的尊敬，但丁在《神曲·地獄篇》裏從不直接稱呼基督的名字，而是用“強有力者”來代替。

神貧是“小兄弟會”的主要精神，方濟各和他的小兄弟們只有一件灰粗布長外衣，兩條褲子，一根系外衣的繩子，此外一無所有。他們放棄世上所有的財富和奢華就是為了完全地仿效基督，為窮人和被拋棄的人服務。方濟各去世後，歷代的人，包括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一致認為他是最偉大的聖徒之一，是基督的效仿者中最完美的一位。他影響了無數的後來者，包括我們敬愛的德蘭姆姆。

事實上，德蘭姆姆的一生，在很多地方都與方濟各十分相似。她選擇的貧窮、簡樸，她對基督教誨的執著，對神的完全信賴，她服務于窮人中的窮人的堅定信念等等。還有，方濟各在當時的時代是一個極端分子——甚或被視為異端，因為他過着乞丐的生活、確信神的護佑、密切遵行福音書的教誨，并在自己的組織內部對他所信仰的宗教進行改革，但又不與教會決裂。方濟各創建的修會是世界上最大的修會之一，而德蘭姆姆也是，而且是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可以說，加爾各答是亞洲最貧窮、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也是困難最大的城市之一。方濟各創辦了男修會之後，又創辦了女修會；德蘭姆姆也是，她在創辦了女修會之後，又創辦了男修會。不僅如此，方濟各的修會後來發展成為一個更為廣大的家庭，即方濟各第三會，而德蘭姆姆的修會則分離出一支，即她的同工或協助會員。

他們都走了一條簡單質樸的道路，因此也為基督信仰開啓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方濟各還是一位詩人。我們所熟悉的那首和平祈禱詞，就是方濟各撰寫的。可以說，這是一首最美妙最受世人喜愛的祈禱詞。1226年，方濟各離世後，“主啊，請使我們成為和平工具”的祈禱，響徹亞西西，繼而傳遍全世界。在1979年12月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德蘭姆姆就特地給每個與會者發了一份“和平祈禱詞”，並邀請大家一起為全人類的和平同心合意地祈禱。

十二歲的小龔莎，在那個月光如水的美麗夜晚，手捧《聖方濟各·亞西西傳》，望着天上明媚的月亮，暗暗地發了那樣的誓願。但那時，她其實還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做些什麼，更沒想到要當一個修女。(未完待續)✱

他們都走了一條簡單質樸的道路，因此也為基督信仰開啓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約稿

《蔚藍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為主要精神導向的文藝性刊物，在思想內容上她包含兩個層次：

其一，她直接見證耶穌基督的生命對人類精神和生命品質的影響，並展示個人在耶穌基督裏所獲得的豐盛之生命，以及這豐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斷向高處、深處以及寬闊處的發展。

其二，她探尋人類在精神發展的道路上對真理的渴望、追尋以及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與真理之光的接觸——即使這接觸並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這光依然可以在人類的直覺中、理性中、心靈中、審美中以及藝術創造的過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尋者，不管真理的追尋者是否在信仰的層次上意識到這光照，這光照之事實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見證。

故此，《蔚藍色》著意于在光中行走，並著意于從更寬闊的心靈和精神視角展示真理之光對人類生命、生活、思想、藝術、精神以及靈魂高度的影響。《蔚藍色》在思想、藝術以及靈魂高度上都執著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見證。

《蔚藍色》期待更多真、善、美的追尋者為本刊投稿。

本刊歡迎詩歌、散文（含抒情、敘事性散文，亦含科學、哲學、神學、藝術等思想性隨筆）、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藝術評介（含音樂、美術、建築、電影評介）。

本刊亦歡迎上述各類文體的譯稿，譯稿若牽涉到版權，請事先與本刊聯絡。凡投譯稿者請附原稿。

本刊除了已設各專欄外，亦願為作者特設其他專欄，申請特設專欄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兩篇適用於該專欄的作品。

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抄寫清楚，並附上真實姓名、聯繫電話、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勵作者將來稿 Email (sky blue cp@hotmail.com) 至本刊，或輸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對來稿有編輯和刪改權。若作者不願意作品被刪改，請在來稿中注明。來稿一經採用，即致稿酬。

本刊亦選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選自中國大陸的出版物，本刊會盡可能與作者聯繫，若因地址不詳或其他原因聯絡不便，請作者用 Email 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系(lina_430@yahoo.com)。若文摘選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出版物，本刊將在獲轉載權後使用。

本刊網址：www.skybluecp.org

本刊現在所使用的是新的地址和電話，請讀者留意。

本刊繁體字大多由電腦轉換而成，因電腦字庫繁體字不全，約有 25% 的簡體字無法轉換成繁體，請讀者諒解。

由于郵資和出版成本昂貴，《蔚藍色》文藝季刊需要更多讀者、福音機構和教會的經費支持，若您願意繼續收到《蔚藍色》，務請填寫征訂單。本刊自創刊以來，一直未間斷給北美上千間華人教會寄出各期《蔚藍色》，我們盼望所有收到本刊的基督徒和教會至少能支付印刷成本費，以訂閱的方式支持《蔚藍色》事工。

《蔚藍色》文藝季刊根據出版成本和郵資建議以下定價：美國訂戶年定價為美金 29 元；加拿大訂戶年定價為 44 加拿大元；其他國家和地區訂戶年定價為美金 39 元。中國大陸各大學圖書館以及相關學術機構可免費索閱。歡迎讀者訂閱，歡迎基督徒按經濟能力自由奉獻，也希望眾教會和福音機構支持。

奉獻支票請開給：Sky Blue C.P. 請寄：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獻支票請開給：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請注明：For Sky Blue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征訂單

我願訂閱《蔚藍色》_____份

我願為《蔚藍色》奉獻 每月_____, 每季_____, 每年_____

我願索閱《蔚藍色》全年各期_____, 第_____期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傳真: _____

E-mail address: _____





壁畫《創世紀》(局部)

(意大利) 米開朗基羅



↓ 而此刻,就是我們能够接觸到的幸福!